

策

方正

文苑

雅麗

直言

體用

文苑英華

四百八十一至四百九十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一

策五

方正

賢良方正策五道

文苑

詞標文苑策二道

應封神岳舉對賢良方正策三道

神功元年

第一道

問隆周御歷多士如林揚己露才干時求進寧知媒術之醜不顧廉耻之規風馳景軼雲集霧委檠杖於選曹盱衡於會府吏負仍舊人物實繁優遊窘於退飛聲最疲於點額量能受職無闕以供科官列位擇才斯衆欲令九流式叙一藝不遺佇聞芳話弘茲盛烈且夫署行議年殷姬取人之道門調戶選魏晉持衡之術因宜適變何者爲先

對昔者賢良方正之士應務之際沔雖固陋嘗亟聞之莫不脩詞立誠難進易退言不苟合道不苟容捨之則藏義然後取安肯負媒術之醜棄廉耻之規若此之類其可多乎至夫楊己露才干時求進軒衡攘袂以徇速者斯皆小子趨附之徒豈足以廁我周行寡於多士屏而勿用夫何疑哉主上欽若庶官明敷沉隱是使羣英霧委多士景軼而秉鈞當軸之雋察言觀行之風不能審樞機定名實懲魯儒之虛服辨齊筭之濫吹至今累最為偽名交戰謬功與實効相參而謂滯才由乎少官無位供乎有德嗟乎事有大謬一至于此明主昧旦丕顯每歎才難而羣士揚于正庭反憂多士君臣之同德其若是乎天子有司談何容易今懿網一作網遐布淳風殷流家識廉隅人知禮節苟能上遵王

制下絕吏姦閑請託之源塞虛詐之路使得懷才見用以道周旋無令椒蘭信芳獨屈於樵夫羊手騏驥雖駿不貴屠者之門則虛位待人猶持固讓懷寶深藏何患不達九流式叙庶莫遠焉一藝罔遺諒其所也沔又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有濟治之臣無弊不之法往古雖載其陳迹行用實在乎主司觀夫署行議年殷姬令典門調戶選魏晉良圖無非致遠之規咸有理亂之兆所允釐以百揆銓綜百一作五官及讒害官朝則君子在野貪佞竊柄則以貨售才典故雖存而官政已紊然則隨時通變觀象因宜近取諸身一言斯蔽遠求於古兩無適從所以輕進狂言猶冀或逢善聽謹對

此篇用治字第二篇用世字武后雖已革命疑未應便用唐諱

第二道

問屠釣關柝之流鳴鷄吠犬之伍集于都邑蓋八萬計然

衆一作則人無求備物各異宜十哲殊科八能異術咸資對策則絳灌之器或沉必侯公求則許郭之才難遇選賢取士應有良規

對策

前人

對傳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言猶可察志猶隱冲漢氏知文者言之藻繪志之荃蹄有貞實者或忘藻繪得魚兔者必棄荃蹄則存言捨文合於淳古以言考德必洞精微故書云明試以言蓋用此道也今之對策其試言之流歟昔姬氏既衰先王道喪秦政害戾亂彼天綱廢古燒書以愚黔首窮兵騁詐時無文焉故絳灌之徒韓彭之伍雄姿雖茂而法不足向使伊人簿見方策早闡師範當亦略通大體抑揚宏議豈止決勝於境外而不能專議於君前乎故抱朴子曰古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耶其義矣國家樹萬

世之基遷九流之弊墳素奧業洋溢於時措神先生蘊藉無缺安有侷之傑瑰偉之才承明主之渥恩逢生人之大慶而不能抽其秘思効其長策歟然則謀而不行信而不用者抑可知也今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綺飾爲工規學論文者閤於心而必升曉政達幽者失其數而咸退譬千金之璧以微瑕而毀之百丈之材覩小節而棄之亦良可悲矣誠理遠而義舉者勿以文害言詞婉而諭深者勿以言害意則可以包括羣品網羅衆途察微知章以文用武矣昔者許子將郭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際而能拔竒旌異因言揣心况乎擅英博之姿受明試之寄享厚祿居遵官而不能撫跣足於吳阪指壁於荆山至潛使有公輔之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卿士之罪也小子何足以知之至如懷一異能負一偏伎鳴梭抗履之彙聲律鼎鼐

之傳事雖易於縑緗功不資於翰墨則方以類聚各有司存謹對

第三道

問至於衢室總期一作重屋陽館姬氏明堂之制炎靈汶上之規三雍五室之名清廟容臺之目蔡邕之論袁準之談庶幾繁省之儀前賢是非之說咸宜詳釋以判羣疑

對策

前人

對我皇帝慈理廣運文思稽古紹興絕典重光大壯合宮雲構明庭天聳列辟軌儀羣王制度可以耶事而見觀象而察今猶遠訪先典曲垂下問者豈不欲揣其敏思徵其博物臣實菲薄何足當昔哀公問儒仲尼請更也而僕况此大體其可率爾言乎雖敢略談之然未臻其極也若夫堯之衢室舜之總期一作夏之重屋殷之陽館皆所以取象

天地昭配陰陽致孝於先布政於下曆運雖改而此道不移八窻四闈上圓下方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周之制也崑崙茅屋周流壁水漢之圖也明堂辟雍靈臺三雍也太廟青陽總章明堂疑脫玄二字五室也取其宗祀祖考則曰清廟取其修葺禮物則曰容臺蔡邕之論所以合異說袁準之談所以別衆事歷代繁省其儀不一先賢是非其書甚衆非斯須之述所能盡非次造之言所精能自我皇創制之前今臣定議之外教明禮備得繁省之中者其姬宗乎詞寡理舉處是非之要者其蔡氏乎謹對

重試一道

問不其才難于今所歎知人未易自古病諸以貌取言既其不可觀聲考度又亦非宜故皇帝清問有司藻覈公孫異之於天子晁錯棄然為孝廉賢才訓迪其道弘矣多歷

年所茲率典常國家謁報上玄展禮中岳降非常之制求
希代之寶將潤色雲封增輝柴燎龍門既陟方縱鱗以於
巨壑鴻干斯漸忽垂翅於風路良由夢石之木猶參杞梓
之行冠王之姿尚忝琳琅之序更令憲府重撻詞林承鳳
紉之明威侯龍泉之斷割其何以舉秀長楚審詞衆好辦
是與非懲忿窒慾聊耳陳事冀獲嘉謀至若柳莊黜殞用
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
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叙一簡之內貧富不侔三
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
龔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
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又旁求流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
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情人
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姦生何方可以

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佇裨不逮無恡話言

對策

前人

對夫鉛刀均鋒劍之耻也蹇驢齊足驥之耻也耶璞蒙垢
玉人之過也鳴絲絕絃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旨獻嘉猷
而愚智糾紛臧否錯糅斯亦士君子之所恨豈獨爲政之
憂哉汚實陋才良不足筭憑藉休慶謬階旌拔狂言雖立疑
鄙道未孚蘊雜薰蕕沉蔽玉石重叅羣彥之末再承議賢
之問進思自勵其何補歟退欲鳴謙豈獲無咎審詞衆好
儻或擇善而行辨是非請思耶事而對策曰柳莊黜殞
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竊謂議人者貴知其
心論道者務存其意心懼未信則援古以自明道隱未光
即託文而後顯故事以明心爲本字以顯道爲功事有小
差而心術著矣字而道數存焉斯則夜光之瑕明

月之類固不可得而棄也事與類相反字與義相違證乖而心不可弘象踐而道不可見一至於此亦無取云策曰尋其後句末韻或猶於前聲鑒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叙竊謂明試以言古之道也微言以策今之制也言有聲韻蓋其浮飾策之次叙故非典要切問存於答難次叙豈効謀謨精義盡於對揚聲韻何尋獻替稽之於古揣之於情末韻或犯於前聲其來久矣答難不倫於次叙爲病良深策曰一簡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竊謂萬有一失聖人不免捨過舉能先師是訓道不可以純備才不可以周給斷可知矣是以國家稽通塞之迹列甲乙之科亦不可廢善以取瑕疑於擢用矣策曰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仲尼有言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進退之禮用捨之宜允非小人之所及也然則覽古昔之遺事敢不薦其聞乎竊謂日中必斐操刀必割懲姦以察何俟贈言致身於朝不可以默固當參刑禮以定枉直體明智以辨情僞見利不虧其分見死不更其守屬聰明不諱之時執憲繩適之任何至持疑於果斷遂巡於正色哉策曰旁求流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時讎乃情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姦生甚矣誠哉不其所以然也今所慮怙威黷貨者其類猶存作疑借詞者其人不遠但能察其言象揆而度之精覆問試優而柔之則竊寶之名自分濫吹之筭遁矣其道甚著人焉度哉策曰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竊謂任良在主弘道在人以執事之明遵大君之惠敷明智以考社迹

楊清機以鑒羣情則知訛謬不與流競永息俯慙謏議良非謬言謹對

神岳舉賢良方正策

冊問闕

袁映未審何年

對臣聞天矜于人人必從所^{此句}臣繆黷吹萬僻生草芥幸陶唐無爲之風得守忠蹇之節常願拜手宸極敷獻乃誠危言匪躬少答亭育昔仲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傷衰周之運不見明聖之代也^{一作明君聖代也}臣今以興頌芻言肅祗眷命陪聖蹕於仙岳奉金策於玉宸賡歌太清咫尺旒旒是天從懇願而超於孔丘不圖幸之至於斯也况周頌禹膳列坐堯衢此優賢之至也愚臣何足以充塞敢不布其腹心竭盡聞見臣伏惟皇穹有成命聖唐受之崇高配天廣大配地^{天地}合德而陛下大明於其中有以觀高祖天地之耿光有以恢太宗之鴻^祚烈樂成於郊祀而昭升上龜禮

備於睚上而敷問后祗於是柴于岱宗望于秩首三光全而五行序八荒協而萬國諧皇靈丕應象物昭格無疆惟休能事畢矣况陰陽燮理則賢相盡規風俗敦龐則良牧宣政百揆時序庶物咸亨誠已鬱映華胥邁績堯舜豈夷吾所記七十二之涼德而望清光哉而猶龔默思道勵精圖政帝闕崢嶸而下臨天問昭回而盡覩乃賜臣策曰延想無爲之理聿修大和之化匪曰能致將與圖之所以謀廣聰明詢於大陋使君子道長俊乂用彰此陛下執謙之至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愚臣無得而稱焉制策曰夫原疾而授藥者良醫也因時而救弊者權政也今塞垣猶守府兵云耗閑人輕去冗食難歸者臣聞先王之理布在方策乘時司契其道深乎陛下窺覽萬化之原獨運安危之兆執大象鼓洪鑪知微其神惟眷作聖九門嘗藥致蒼生

於福壽七政齊衡得玄珠於利見雖講信脩睦寰區大同而安不忘危故塞垣仍守雖道德齊禮黔庶康濟而寬以厚戴故閑人或浮臣又聞之兵戈者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兆庶者忘帝功而畏蒞政也邊鄙備預誰能去軍叅決遠方時聞失業惚寰瀛而觀偃伯則三邊之戍役不足多也據天下而覽兆人則萬一之逋逃不足怪也况國家皇極作乂七政有倫增新軍以保釐董浮惰而綏輯何憂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冗食不歸雖休勿休惟陛下之聖慮也制策曰膏粱無耻於僥倖蓬華未敦於退讓選舉殷奏官負不給効職者或祿仕而養資試言者多浮華而背實當今士食舊德農服先疇結綬登朝或遵揖讓被褐在野盡歸廉潔臣實觀還淳反素之風不知無耻未敦之事遵謙俯問臣何敢奉欽若帝唐之有天下也久於其德人也文化

成敦詩書悅禮樂濟濟多士開元以寧日者十銓分鏡羣材焯叙觀行考言責名微實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宿一作前弊其命惟新則推讓之風行尸素之源滅其肯養資祿仕以速官謗若使會府持衡守而勿失將恐詠彼空谷歎此才難豈有負不給官殷煩乎選士言而背實浮華於舉才臣雖庸愚有以知其不然也制策曰豈風之不滅何草之難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聞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給諸侯貢士賞罰存焉改轍欲從迷津尚佇者臣聞人無恒德實從上教草順風而靡偃水隨器而方圓陛下神謀玄行德宇天覆驅今之代歸於壽域深源固本政事惟醇俗既分於土宜人亦同於上好又何取乎井田古制力助前規賞罰於歲貢之士增削於誰侯之地若斯而已哉夫五帝不濞樂三王不襲禮非故相反蓋取隨時泥以從

鈞車難改轍臣誠庸妄不識大體竊願陛下神而化之使人宜之正如當今之代也策曰文質再復忠敬何適於時齊魯一變親賢何近於道者大哉聖問臣敢賜之臣聞之質再而復文政朔三而改殷因於夏周因於商人疑德齊莊夏尚忠厚殷人質也周人文也文質雖變忠敬咸宜不敬則禮節遂乖不忠則弼諧斯替臣朝闡化適時惟一然則敬自外飾忠由內淳必也奚先請同去食若乃親親而尊尊者其有周公之餘化乎舉賢而尚忠者其有道公之遺風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魯由舊章斯焉殆庶制策曰擇何典而淳俗采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地和平何德而黎元富壽者臣聞諸玄元皇帝曰我無欲而人朴大哉至道不可多言伏願陛下克聖修祖恢維化網崇象帝之風及皇人之始俗已淳矣人斯安矣三事允

理六術孔修則地平天成矣輕徭薄賦慎罰措刑則既富且壽矣豈臣庸庸克堪預焉伏以垂政立範因時運變通布陳前載簡在堯聰今乃下問愚鄙徵其辯述豈不欲觀其末學收其微才臣狂妄裴然非相如子雲之流也幸屬千齡犬慶五載修封遂得獻頌皇衢參一作陪鑿辰慙考言之無取念天獎而何階忠比魏臣空思捧日夢非秦后謬至鈞天躅影天庭若臨冰谷謹對

詞標文苑科策光宅元年

問朕聞北辰端辰佇衆彥以經邦南面居尊俟羣材而締俗是知九官分職薰風之詠載敷八元臣朝就日之規方遠歷選列辟遐考前修並建明敷之躅武廣旁求之義故康衢扣角授相越於齊班海上牧羊封侯超於漢秩洎乎淳風陵替雅道湮沉仕必因基官非材進官雖備職位匪

得人遂使七輔之材銷聲於巖穴六佐之彥晦跡於丘園
寤寐以之載勞虛佇今欲革因循之弊躡稽古之蹤此志
雖勤其途未遂爲是旌賁爽於前代英傑寡於今晨佇爾
昌言朕將親覽

對策

房晉

對惟德動天大雲開其五色惟賢濟俗運符其半千俗是
知廣廈將崇必佇羣材之用巨川方濟良資舟楫之功俾
作股肱方之羽翼自風姜御辯之始樹以后王羣公雲鳥
分司之初承以夫大師長莫不投竿入相捨築稱師五承臣
光就日之朝八凱翊薰風之代陰陽由其燮理百姓用以
平康善俗必藉於賢臣輔國或析於良佐國家旁求俊乂
東帛之禮荐陳物色異人丘園之彥咸萃登壇對楚連城
之寶不足稱置館求燕照乘之珍無以貴多士邁隆周之

日得人光盛漢之朝猶以爲官匪材升仕因基進顯革因
循之弊用追稽古之風誠願察彼山苗之詞求茲縱壑之
論材或可紀超升於槐棘之班德或可褒擢任於公卿之
位開其上賞之路頌以中和之詩則淳于髡之進賢一朝
而見七士許子將之舉德少選而收二俊自然詞人闕步
才子長鳴公理息昌言之蘧節信罷潛夫之作謹對

同前

皇甫瓊唐登科記作
皇甫伯瓊

對珠衡上列聖人君曜魄之尊玉理傍融元后握乾坤之
柄應寶曆而推五勝皇綱居混沌之先懸玉鏡而運三千
帝系出氛氲之上莫不辟天關以統業橫地軸而開基象
列宿而環北辰制諸侯而嚮南面柱州巢氏之際晦聲跡
於龍圖結繩鍊石之餘摛景曜於龜象未有巨川已濟不
資舟楫之功大厦已成不假棟梁之力至於遶電流杜旣

委任於三台就日居尊亦僉謀於四岳道德爲富魏文侯
之軼廬禮義可尊燕昭王之擁篲孔佐明蜀叶魚水以陳
謀仲父相齊假鴻毛以康俗洎嬴暉掩鏡漢道亡珠位以
恩升榮非德進掛網羅者則黃鶴高飛縻爵祿者則青鳧
競至自欽明撫運憲章稽古司光鳳紀位映龍名振鷺來
儀襲憲疑而鼓舞白駒萃止食苗場以繫維所以繩準百
王牢籠萬代伏惟聖母皇帝陛下闢陰陽之氣獨化初
皇啓日月之三光混成太極靈祇翕忽出震宮而齊巽圍
雲雨氤氳辨天垓而充地垓纂崩沙之靈運符潤石之休
期憂在進賢道叶採苓之化思無不遠德合樛木之風掩
燭后以稱尊邁姬任一作旦而立政吹塵一作竿而作釣璜之侶接
武於堦墀騎星弄電之夫肩隨於廊廟雖良駿充廐逾懷
買骨之謀真龍在堂更佇丹青之翫應休璉之獨坐鳥雀

來庭尹叔良之閑居蠨蛸在戶傍加策問親覽政奎詞麗

汾川聲侔沛邑

一作聲
洋洛邑

掩鵬圖而該魏網漆園無控地之詞

飛鶴板而徵漢臣九臯有聞天之譽凡曰羣生孰不幸甚

臣中庸賤逸下澤幽微忝預明敷謬承推擇馳心日路冀

三舍以矜魂累息天門瞻九重而惕慮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二

策六

方正

賢良方正七道

賢良方正策

第一道

問朕聞體國經野取則於天文設官分職用立於人紀名實相副自古稱難則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謬荷昌圖恩欲追逸軌於上皇極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獎惟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職答策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尊何代之沿革斯秉此雖弋東帛每責於丘園翹翹錯薪未獲於英楚並何方啓塞以致於茲疇爾深謀朕將親覽

對策

張東之

對臣聞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顯
闡幽昭隆天業溷洛之功既備範圍之理益深伏惟陛下
受天明命統輯黎元載黃屋負黼衣居紫宮之邃一作坐
明堂之上順陽和以布政攝三吏而論道雍容高拱金聲
而玉振徵求無厭譏及厮賤微臣材朽學淺誠不足以膺
嚴旨揚天休雖然敢不盡芻蕘罄狂瞽悉心竭節昧死上
對臣聞天者羣物之祖王者受命於天故則天而布列職
天生蒸人樹之君長以司牧之自非聰明睿哲齊聖廣深
不能使人樂其生家安其業陛下自天攸縱慈憫元元既
樂其生且安其業臣聞瑞者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故使麒麟
遊於囿鳳凰集於庭慶山出神龍見其餘草木煙露之祥
不可勝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故天申之以楨石告
之以神文大矣哉聖人之鴻業也臣聞河圖洛書之不至

也久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說曰聖
人自傷已有能致之資而天不致也陛下有能致之資而
天蘊者所以扶助聖德撫寧此人也臣觀今朝廷含章瞻
博之士鯁言正議之臣陛下誘而進之並踐丹地伏下青規
顛顛昂雲屬波委鸞騫鳳振佩金鳴玉曳朱紱揚昂翠綵
充物於階庭者多矣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
十而爲子天前吏美之稱曰盡善盡美雖甚盛德無以加
此陛下彰善去惡昭德塞違萬萬於虞舜自託薄德愚臣
何足以望清光而敢有議哉制策曰思欲追逸軌於上皇
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啓惟新臣聞善言古者必考
之於今善談今者必求之於古臣竊以當今之務而稽之
往古以往古之跡而比之當今以爲陛下有三皇神聖其
臣不能及故於疑親之陛下刊列格正爰書修本業著新誠

懋章以申嚴配置法熙以濟窮寃此前聖所不能爲非羣臣之所能及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百寮師師罔不咸乂此羣臣之能奉職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臣以爲陛下有皇三之位而能隆三皇之業也臣以今之刺史古之十二牧也今之縣令古之百里君也有官聯焉有杜稷焉可謂重矣任非其材其害亦重矣昔周宣王欲訓其人問於樊仲曰吾欲訓人諸侯誰可者仲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耆老必謹於故實問於遺訓乃立之晉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馬一時之高選臺郎御史萬邦之俊哲若出於宰牧頌聲興矣由此言之則古牧州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訓不倦動簡天心者未可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今則不然多以門資擢授或以勲階莅職莫計清濁無選藝能負違聖誠安

肯肅恭明神輕理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捨自便安能求之故實舉措縱欲安能問之遺訓選異一時之高材非萬邦之俊傑於是多其僕妾廣其資產齒角兩兼足翼雙備蹈瑕履穢不顧廉耻抵網觸羅覆車相次孔子曰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故臣以爲陛下有三皇之人無三皇之吏也制策曰俾用材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代何之沿革斯秉臣聞皇王之制珠條共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因而立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然則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六廉察士雖有沿革所取不殊斯於不濫而已陛下明疑人之法甚明考績之規甚著臣以爲猶舟浮於水車轉於陸

雖百王無易也今丘園已賁英楚雲集啓塞之路豈愚臣所能輕去也謹對

第二道

問朕聞軌物垂訓必隨體一作正於因生開國承家理崇先於敦本故七葉貂珥表金室之榮十紀羽儀峻班門之躅保姓受氏義先於睦親翼子謀孫事隆於長發朕以寡昧叨奉先靈墜典咸新遺章畢覩思欲甄明譜系澄汰簪裾派別淄澠區分士庶至如陳田互出魏郭俱開東晉改漢傳之宗輔果易晉卿之號巨君之姓曾非馭鶴王好之苗元海之家諒非擾龍之族永言紕繆良用憮然子大夫十室推英三冬富學允迪褻然之舉宜揚錡爾之詞至若北郭南宮本因何義三鳥五鹿起自何人公孫之由司馬之姓咸加辨析且顯指歸式副對揚朕將親覽

對策

前人

對臣聞保姓受氏明乎典訓或因地以賜姓或因官而命氏或官以代功亦以官族或所居之地因以爲氏諸侯之子稱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乃以其王父字爲氏後代因之亦以爲姓田陳魏郭以聲近而遂分輔果束皙以避難而便改王莽以田王爲氏元海因漢甥立族騷括分南北之號充宗爲五鹿之先應氏著書具表三鳥之始司馬司徒是曰因公孫叔孫春秋備載陛下盡官六藝之英窮百氏之要淑問揚天地玄情貫幽顯黃竹清歌詞窮五際白雲高唱文包萬象昔曹門三祖道魏由庚劉氏四葉仁非解愠豈若眷思瓊敷同雨露之霑漸一作神機若發等曦望之照臨起帝典而孤立孕皇墳而獨秀臣沐浴淳和叨承至訓名聞於聖聽言奏於闕前謹對

第一道

問欲使吏潔冰霜俗忘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交
興農桑競勸善師期於不陣上將先於伐謀未待干戈遽
清一作金庭之侵無勞轉運長銷玉塞之塵利國安邊佇
聞良筭明言政要朕將親覽

對策

吳師道

對臣聞棲培壤者不覩嵩泰之干雲遊瀛滌者詎識滄溟
之沃日臣蒿萊弱質衛必輕生未一作焉識廣廈之居安知
太牢之味不量叢爾輕縱一作從袞然謬達天聰兢惶聖問
粵惟皇家出震累葉重輝天人歸七百之期宗枋聯億兆
之慶太宗以明一察一作體道括珠囊而惣萬方高宗以通
三御宸轉金鏡而清九服用能肅清天步夷坦帝途垂莫之鴻

基託非常之元聖伏惟皇太后陛下道超鍊石化軼捫天
掖子育之深仁弘毋儀之博愛星階已正尚雖休而勿休宸
極既安猶損之而又損方欲還淳返朴振三古之頽風緝
政蒼生降四海之昌運接幽滯舉賢良黜讒邪進忠讜故
得鴻禧大山稽大鴻黃帝相也接軫和宇宙之陰陽龍武書養龍

分曹節風雨之春夏禮樂一作容備舉學校如林俗知廉讓
之風人悅農桑之勸猶復旁求謏議虛佇芻蕘既屬對敷
敢陳庸瞽誠願察洗幘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讓玉
之夫居其令守則饒忘貪鄙吏潔冰霜矣旌好學之流賞
力田之伍則家罕貧惰位列文儒矣降通親之使喻彼梟
心發和戎之官牧其雞助則四夷佐衽顛倒來王三一作二
邊元惡謳謠仰化矣自然籠羲駕昊六五帝而四三皇遠
肅邇安飛英聲而騰茂實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四百九十六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第二道 後篇題作求賢

問朕聞運海博扶必藉垂天之羽乘流擊汰必佇飛雲一作端之楫是知席蘿黃屋一作縮鏡紫微誠一作威資獻替之功必待弼諧之助所以軒轅撫運遂感大風之祥伊帝乘時遽致秋雲之兆朕雖慙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校滋泉之占猶虛傳野之夢欲使歲星入仕風伯來朝河薦蕭雉之名山降甫申之佐垂衣佇化端拱仰成多士溢於周朝得人過於漢日行何政道可以至斯一作不知何道可致英才思聞進善之言以副求賢之旨

對策

前入

對臣聞立極膺軋之君當宁御神之主欲臻至道將隆一作扶景化莫不旁求俊彥廣命英奇凝庶績以安人綏萬邦一作方

而撫俗是故軒丘膺錄委四監以垂衣丹陵握圖舉八元而光宅於是齊相擬之於飛翼殷武興之以美梅一作以克贊人謀寔宣神化陛下功包遂一作遂古道逸上皇授受惟明謀謨克序一作彌輔之任愬風力一作於前驅燮理之司列伊周一作於後乘振鷺之客畢泰天階乘箕降鷺翔昂之英咸趨日路猶且虛心卜兆託想一作冀求冀山谷之無遺庶賢良之畢萃俯訪愚魯一作敢述明敷誠願發德音下明詔咨列嶽訪羣公舉爾所知不遺於仄陋知人不易無輕於慎擇下僚必錄上賞類霑則葉縣遊龍自九天而下降燕郊駿馬赴千金而遙集漢未為得周豈能多畫善盡美於斯為盛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五百二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第三道 後篇題作祥瑞

問朕聞明王闡化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風移動植之
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觸邪草能指佞仰一作
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述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一作
力難斯荒薄景彼上皇欲使瑞筮司庖僊莫候月遊四靈於
翠苑集五老於榮河致此休徵良由致感佇聞啓沃以副
虛襟

對策

前人

對臣聞化浹軋輻景締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効其楨
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
君陛下應期納蘇撫運登皇孝道格於玄穹仁心光於紫
極自臨萬域轍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荐至五蹄仁獸樂
君囿而來遊六象一作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
紫雉白鳥丹一作黃銀紫翻一作部上之二稔一作拔江間之

三春固亦巡河受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躔歸四神於
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躡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高視
尚且崇謙讓之道守冲樞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
雖不宰一作徒其成功微亦不知其所謂謹對

第四道

後篇題作五運

問朕聞三微遞

一作

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

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

之統斯辨驪駮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書昭彰

曆數爰位

一作

出震以迄

一作

于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

交際然而都君土德翻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

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

足冀復應

一作

於黃星緬鏡前修又以

一作

矛楯張蒼之

議既頗及於公孫賈傳之談復遠乖於劉向子大夫學包

羣玉文擅鏘金既惣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敷事實
靡得浮詞商權前儒誰一作為折衷

對策

前人

對臣聞方圓既闢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
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駮而
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梳棊以高居握圖錄而
深視莫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一作之正終始之際何莫
由斯暨乎運偶都君時去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
毋而尚青毋生金而尚一作白略言其美斯窮奧旨至若秦
君閔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黃標應星之紀未有
為一作矛楯允樞隨時漢祖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黑
時方興公孫據土而黃龍復應代疑作二劉之父子推五
運之相沿代二至相沿十二字一作賈較彼前談斯為折

秉臣學非博古識昧知新輕陳管穴之窺猥奉天人之問
慚惶靡地一作悚越兼深謹對

右第三第四道問答並又載五百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第五道後篇題作歷代帝王為理

問朕以紫機暇景青史散懷眈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之
道或載祀遙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贊藉喪亡有其號而
無其事將求故實以一作佇多聞至如化被柱州道甲開

皇在柱州創基刑馬一作熊耳接開山圖地皇興於熊耳

崑崙山兩代之事誰遠五德之運何承石樓之都開山

巢氏治石見匪均霜之地窮桑之壤帝王世紀於窮桑元非測

景之區時將城彼偏方惟一隅而獨王輕茲中土棄九洛
而不營大夏之時化臻禁甲隆周之日道致韜戎而七十
一征翻在鳳凰之運五十二戰更屬雲官之期斯則偃伯

之人無聞於太古推鋒之弊反息於中葉澆淳之道名實
何乖欲令歷選前聖遠稽上德採文質之令猷遺一作求損
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為師範何代可以取規繩逢爾昌言
以沃虛想

對策

前人

對臣聞一剖為三始鴻濛於太易九變於七漸茫昧於無
為既分清濁之儀乃列君臣之位則有天皇首出瞰柱州
而宅土地皇革命俯刑馬一作符以開都年匪異於萬八
千號稍殊於七十二既去木德亦曰火行聞於天地之初
錄自帝王之紀至若石樓遠界窮桑延壤非萬方之土中
為二代之天邑斯乃時猶鷲一作谷非飲道尚鷓居誰知風雨
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長於九域豈獨王於偏方乃觀
象垂衣化穆義軒之代剪商伐扈人澆周夏之年而皇德

方隆未弭戰爭之患王道纔著復存齟偲之日一作是即則
懷柔伐叛取亂侮亡雖鍾大道之行終佇勝殘之戰是故
劣於太古非事優於中代陛下選芳列辟垂範千年王化
既平能事斯畢亦何必損益今辰之政師謨往帝之規撫
和琴而促柱御夷途而止轍因循勿失臣謂其宜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四百九十四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二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三

策七

方正

賢良方正策四道

開元二年

賢良方正科

登科記作愬人奇士隱淪屠釣科

制策問朕聞理國莫尚乎

前篇

任賢命官必資乎

前篇

衆堯舜以聲不

登科記及前

以度考覈良難啟周取德兼

前篇

取言

登科記作而取名

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之彥

前篇

夕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飢子大夫光我弓旌應

有令躅宜叙其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

前篇

至如七輔八

前篇

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

一作

陳事迹兼詳

登科

既作述前名氏夫

登科記及前

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

登科

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

前篇

執雍時起自

登科記

何年

前篇

既作述前名氏夫

登科記及前

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

登科記

何年

前篇

作前篇代毫杜立於何代作前篇天土地士此作前篇何所封諸布諸

嚴彼何所主作前篇又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

動植而益黎元作前篇五材之用作登科記何要工商兩作前篇

業在俗何先文武二作前篇柄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

美必者去方於去食可存者同夫存信十四字登科記并

均乎存信所去者同乎去食朕將親覽爾等作前篇明言存者

此問目又載四百七十三卷前已削去

對策

孫述

對伏惟陛下大明有赫元聖廣運勸激極乎宇宙察微窮

乎物象至如選象任能之術禮經享物之要三聖五材之

短長文武工商之用捨斯並獨斷聖慮縣衡眷謀百辟端

委而顯若庶績不言而潛運矣猶以為立政圖大誠言務

重弗躬弗親庶人不信降清問於穹昊儼宸威於咫尺斯

亦堯吁舜咨同德比義臣遇敢拜手稽首對敷天子之休

命制策曰子大夫光我弓旌應斯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

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叙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者

臣聞邦有道貧與賤焉耻也今神化陰騭要道光備設序

塾以教於鄉立膠庠以訓於國制為祿以勸其從則舍生

靈者孰不刻意於仁義飾躬於聞達所謂堯舜之伐比屋

可封也臣以一介行能無取則思勉進以迨羣願勸光而

知愧嘗亦自強不息有聞而行馳顧閔之極摯伏周孔之

軌躅學古庶乎叶道慎行期乎潤身非有志於干祿苟求

仁於寡過立身之志允或在茲從官之才則愚豈敢何則仲

尼有言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必也臨事難乎預謀昔孔明

之自比管樂時人未許仲由因之師旅夫子哂之祇以奉

眷問懼深隕越其敢覲冒輕議天工陛下若不棄管蒯無

遺濫藻考片言而察所以劾一官以視所由安敢廢哉取
則不遠知人則哲陛下光膺於聖君揚已自謀微臣敢辭
於醜行制策曰七輔八元拖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
並陳事迹兼詳名氏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
食故君明臣忠予違汝弼時聞間出代有其人昔者黃帝
之首出庶物也時則有若七輔股肱舟楫虞舜之賓於四
門也時則有若八元忠肅恭懿周文之心得疑作德同濟所
用十臣漢儲之羽翼已成初聞四老陳其事迹斯亦庶乎
詳其名氏固可量也七輔則風牧共貫八元乃伯仲同歸
語十臣之倫則太顛閔夭稽四老之類則綺季園公昔郊
子之叙古官勞於傾蓋魯公之問儒行疲於更僕况實繁
有衆急景不留聊舉凡以見意豈遽數而周物制策曰夫
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執雍時

起自何年毫杜立於何代天士地此何所封諸布立諸嚴彼
何所主者傳曰朝有著定會有表儀書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惟曰不享斯蓋曲爲之防事爲之制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載在祀典藏之史冊九儀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
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
牧九命作伯六贄謂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雍時起於秦年毫杜立於周代天士
地士者漢武之寵方士將軍始受其封諸布諸嚴者班史
之記小詞先儒不詳所出制策曰穆邦家而濟死生三聖
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
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情之欲也天廩其性而不能節聖人能爲之節而
不能絕故務恬樸貴清淨同術於湯之益謙合志於堯之

克讓此道教所長也若乃不殺伐證因果包太空以爲言
化羣有而歸寂此釋教所長也皆能懲窒嗜慾靜鎮紛躁
王侯得之以貞天下至於辨貴賤立君臣示之以好惡因
之以誅賞使禮樂刑政粲然可觀則爲善不同其味相反
係風捕影蕩而無適故知孔氏之立教乃爲邦之所急也
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斷之於陰陽効之於氣物示休
咎以垂誠因興衰以運行若可廢則乾坤之道其或息矣
然土爰稼穡居中履正應我皇之休運弼大化以阜成利
動植而益黎元先金火而踰水木必不得已斯其一隅又
國有六職實載工商時之二柄莫先文武同唯阿之相去
何得非之足徵然舜命共工之職周有考工之記車服器
械斯焉取斯豈與夫乘時射利滯財居逐者若茲之瑣斯瑣
焉文德者政之所專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則士農之
末作巧賢於鬻貨昇平之歲經國先於定功臣學昧稽古
思迷政途謀適不用空規繞朝之策道之將行猶委仲尼
之命謹對

同前

李玄成

對臣聞大聖有國將興至理惣庶官以臣化覽羣議以登
賢所以奉若天紀作爲人極觀堯舜之典則四獄僉舉九
載陟明考覈之端立矣覽殷周之策則三駕訪得六廉察
事徵求之道行矣非夫睿哲明慮深體化源亦安能董正
理官雅伏賢傑者也今陛下纘興聖業昭布天光舉良弼
以謀至道綜羣才以康庶績故乃嶽生維翰星降士師嘉
猷日開正言彌啓肅然在位粲然盈朝矣且猶郡邑公選
巖穴敷求遺寢載壞比歲臨問佇經術以佐職想藝能以
建官則古之坐明堂議衢室安可以傳清問之深也固將

卓立化首廢開政先豈唯紹明恒訓踐修常軌者已臣素
微經藝之術謬忝弓旌之召誠不足以登進王庭恭承明
策至若爲政作法之要安人濟時之體臣雖愚鄙竊有志
焉臣聞政務利人法斯濟物布法由道行政在官官必其
才則人沐於化法必於正則物賴其安故庀人以和所以
興其義率人以禮所以致其淳賦之必均所~~綴~~**綴**其~~綴~~**綴**後
之必度所以務其時卹其轉死所以保其命薄其收入所
以全其生此皆安人之畫_{方一作}濟時之要惣其大趣存其
至心而臣節無隱者爾故王者安人則審政興政則任官
任官必良則爲政皆善善政溥洽則黎人用康德之本也
是以深居而情鑒萬里高拱而明照八極其在任人之術
歟夫至公克守於鳴謙臣節必存乎無隱况王心虛鏡容
光必察詢其立言之志考其從官之材臣之愚衷其以上

達若蒙飾躬召入程器收用使得履文石以獻議瞻法坐
以陳誠序安人之大訓言濟時之良政抗恒節以忠主申
遠圖以戴君臣之宿心永願舉矣立身之道實在於斯從
官之才安敢自必蓋無善不應有關必先七輔立於先_疑朝
充四日以鑒遠八元翼於舜日播五典以弘風或理歷茂
時天道以叙或辨方寧亂地紀用章或內平外成樹稼而
蒸人乃粒或忠肅恭懿敷教而理訓克從原其紀綱較然
明著十臣佐命周道對興四老爲賓漢儲底定文武以濟
靈臺光偃伯之期羽翼旣成寵子罷奪宗之計匡政得失
格言斯在風后力牧膺七輔之名伯奮仲戡_疑居八元之列
周公呂尚爲十臣之宗國公夏里叅四老之目八元盡高
辛之裔十臣有文王之子事跡斯辨名氏可徵夫朝會者
所以正君臣之位祭享者所以盡誠敬_疑極故物稱之其禮

舉之表儀功彼於人施之祀典蓋辨其位序而不多其玉帛先其敬意而不繁其罇俎明王道之制也自道遠聖哲侈及嬴劉薦弊興利視金逞罰祭非其鬼杖望其祥瞻古語事斯謬甚矣周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舜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蓋以懋功訓德審^禮人也又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翟庶人執鶩工商執鷄蓋象事以明等威以示禮也秦修雍祠而古有雍時焉周祭亳社宜社有屬亭焉天土地士懸以五利之名焉諸布諸嚴設於羣望之祭焉孝武析仙封於樂大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漢氏廣祭立於小祠將以期純嘏之集也夫谷神不死道宗於玄默至覺而生釋歸於清淨書於聖典固在儒流然練神虚心道釋

以空惠爲法可以濟於生死矣興政致理周孔以禮義爲訓可以穆於家邦矣教之攸設儒則爲長天生五材利溥羣物火炎水潤動植以滋剗木範金黎甿以濟稟於元象土得厚載而居多施於物宜五行廢一而不可又工以繕器商以通財財則聚人器則周用疾其浮侈商以致而當遏資於器械工在俗而爲先聖人觀天地以成文象震曜以興武文次九序武標七德利用開物禁暴夷凶二柄所資百代無易兩叅王政互爲國經若寰海晏如則武備都偃干戈日振則文教式衰自有偏廢之辰皆無必去之道理曠者不可以言極道深者不可以意明乾象照臨聖謨廣運臣才非秀茂學非敏博對越天旨誠無足觀謹對

同前

沈諒

對臣聞雨旣作解靡物不滋春雷發聲羣蟄潛覺閭者明

詔咨九牧闢四門光燭巖藪恩覃側陋葵藿仰惠以納景
山川有開而出雲使草茅微臣幽賤朽質辱旌賁陳芻蕘
瞻珍臺穆然預煙闕伏對此臣之鴻造也敢不溼誠哉臣
聞堯之光宅也以親九族以命百官舜之登庸也以察萬
人以齊七政大禹拜袂繇伯益惟其昌言武王聞黃帝顛
顛存乎至道此四君者文思睿哲恭儉高明仁以創制慎
乎體國思借力以任重簡遠以安人故選賢以居位
事而後爵則考績以庸取人必才賦納獻可聲度言狀庶
存茲矣伏惟陛下豐功厚利資始萬物以統天執契含元
富有八方而纂聖家道以正庶績咸疑師師滿雲火之在
濟濟盛龍光之列尚紆神睠粹天儀思仁壽之登域緬前
王以作鏡雖軒轅之徇齊藏用重華之好問察言未足以
扶轂大明驟乘元聖臣聞之遊大海一有之水二字者難爲水窺

聖一有之二字人門者難爲言今陛下侔造化而作法尊道德以
垂範敬宗廟以示孝愛臣子以興仁懷蠻夷以廣德抑禎
祥以崇禮經大備四海共職而朝宗樂物至和百獸來
庭而率舞至於爲政安人之躅則微臣何足以知之其餘備
父母之體以立身欽聖人之化以從官之問則願竭其愚
臣惟忠孝可以從官奉陛下之法以自理守陛下之職以
自安以之居處則莊以之戰陣則勇致陛下堯舜之上愚
臣忝比屋之封臣雖不才則亦有志矣昔者常先力牧仲
容庭堅相與謀於有熊之朝弼違於納麓之運講信而脩
睦肆直而惠和垂衣裳作舟楫分州土叙星辰其紀綱也
如此後閔天園黃綺季鎬京得之爲心膂漢儲得之爲
羽翼終能牧野清明惠皇不廢其救失也如彼夫國有五
服朝聘申其貢禮有五經享祠肅其首職方品其遠邇宗

伯辨其瑞玉乃開封墳一作是設方明錫之以鞶絡衮裳
執之以圭璧羔鴈秦之立雍時也將以禘其自出周之君
毫杜也亦以戒於不戒臣又聞先王之制禮法也以勞定
國汰哉漢武曾是黷神採少君以端信樂道之貞列帳甲
乙樹紅頭望嶧山析石室天士地士不殆於昏淫諸布諸
巖何裨於風雨乎聖策以三教立言歷代彌勤成軌制以
化時較醇醜而景俗此聖君合縣解之旨而小臣慚默識
之明然臣亟嘗聞之矣夫禮者始譍飲食盛於冠婚分而
爲陰陽轉而爲太一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包虛無而含寂
滅長性虛而已而去於斯此句疑傳曰仁義禮智以信爲主
貌言視聽以心爲正則士德爲優矣若乃神農之肇皇業
採木爲耒弦木爲弧黃帝之開帝功致天下之人聚天下
之貨噐以成務稼惟人天刺以通財阜國周用苟能佺疑天

可違乎故臣願抑商而進工也大哉武之爲功赫矣師之
所處象震耀而舉垂雲雷以揚宣威而山河蕩容訓誓而
煙塵動色可以定禍亂可以剪暴強頃者牝雞之晨陛下
潛龍或躍提白蛇之劍揭翠鳳之旂入于北軍兵皆袒左
氛侵殄滅日月光華此神武之壯觀也謹對

賢良方正策

元失問

尹暢

對臣聞非才難遭時難况躬忝觀光之舉不俟媒揚之地
儼身天闕用感良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夷兇
靜難聖敬日躋格上下而無內憂治疑光四表而誼德昭振
故能荷天之休福應尤盛殷薦嚴配昇中告成十數年間
而功業大備豈非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雖火康復夏宣
王興周比之當今萬分不及而猶賜臣策曰常恐上塵五
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戴日吳觀政夜分思理者可謂

無念增德物休熙載履衆美而不足躬聖明而流謙而臣
愚葑菲誤自充賦雖言及之將何以承奉清問對敷天休
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體道之謂仁固無宏逸安敢訛濫
是以古之善爲士者必將微妙玄通豈獨重於偏才迂誕
而以如此則皇帝之功濟生人素王之道遵先聖離騷
誦奚得議其淺深夷齊伊尹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絕
粟終慙淑媛之言醜夏歸殷卒致成湯之業寓言莊叟良
未足徵側誅蒙杵誠將異爾無貪至理寧副虛懷若乃喜
怒哀樂之四端貌言視聽之五事雖擴充之在我諒休咎
之關天殷臣格言已貫之於皇極鄒子戲論亦頗存於昭
應詎茲辨志方用沃心伏惟陛下事天明事地察無文咸
秩羣望必舉故析穀汾睢薦寶鼎於宗廟燔柴岱嶺霽飛
煙於雲日神歆効其如答靈貺昭而必聞雖飄風乍起曾

不終朝大雨時行旁霑數郡亦未聞偃拔包裹之甚也陛
下憂勤夕惕若厲信湯禹之罪已實堯舜之用心蓋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屠龍牲馬亦何以爲書稱安人則惠易異
損上益下謂宜開倉廩以賙給選牧宰以寵綏散利薄征
息役弛舍榷沴之道何莫由斯傳曰德勝不祥義馱不惠
謂此物也雖歸諸天道亦以人事故周官六職水旱則宗
伯是司漢宰三公災眚則承相是主不然何以昭燮贊之
術開勸戒之端哉大體若茲詳徵何有臣聞夫大理之後
有易亂之人者安寧無故騷起也大亂之後有易理之人
者創艾避災樂生也當今海服清晏太平無虞衆宜曲折
萬事纖妙文理至詳不可服加冕陛下享已成之功矣居崇
高之位入有後庭聲色之務出有苑囿遊觀之樂志得無
滿乎欲得無極乎古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

難也此言雖微可以喻大是以聖人乾乾日昃莫敢或違
雖休勿^林盡善盡美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成德政使焉休
圖盛烈作唐龍光不騫不虧永水無極此適時務之所當
先也臣又聞善爲政者在能其士其士而不知所以少其
吏者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今國家所使分威權御黎庶幹
府庫理刑獄者^際天下長^吏也者而其俸祿各有差等以勸
其徒百官以理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內冗散叨假
名噐者不可勝數或倡優雜伎之伍^所射夷貊之流紆紫
懷金出入周衛漿酒藿肉乘堅策肥昔奉一人猶聞不給
金官此輩何所取資孤鼠旣託於城社粟帛載殫於倉
庫非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爵勿及惡德惟其賢者
矣此救弊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陛下誘
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弼安敢面從輕陳末議伏

深殞越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四

策八

雅麗

文詞雅麗科二道

文詞雅麗策

開元七年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帝陰隲相叶其彛信寒暑
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
隨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爰動詩人之刺塞
門反玷時貽宣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頽綱開茲盛業朕以
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
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
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
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
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

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
釋余疑

對策

彭殷賢

對臣聞孔子云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
志焉又顏回對孔子云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此二
者皆傷不可得而見也况臣生大道淳風之運屬聖主立
政之秋不能有所建明以佐大化此微臣夙心愧耻竊有
慙焉日者聖勅頒宣遠覃幽隱振廢滯收介犇本州微臣
充賦于王庭陛下溫顏屢賜宴見司饗行食羣事頒冰亦
可謂厚德矣自顧性識愚駑智術微淺既蒙清問敢不具
素所聞乎臣聞伏犧神農氏黃帝堯舜氏作莫不往體道
以育物立德以興化用闡無爲之教以弘不宰之功齊飲
啄於鷄君絕往來於犬吠豈不以我清淨而自正人我無

欲而人自樸乎迨乎政及三王君臨萬國亦承奉天地燮
贊陽陰順四時之氣理五行之叙惣仁義以安庶類先博
愛以懷羣生使人遷善遠惡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觀伏三
王之爲君也謹其所好惡而已故君好之則下爲之上行
之則下効之莫不清心以率物正身以御下九女序以列於
內三公分職於外度數有節徭役不作其取人賦也恒薄而
役人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征伐有道大明
詠其功什一而稅大田歌其事所以家給人足而理安興
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其斯之謂乎爰及末葉
政漸澆偽而禮禁彌煩姦盜滋起桀紂昏亂於上幽厲縱
逸於下崇臺榭之峻恐其不高也廣宮室之居恐其不大
也聚淫美之色恐其不多也窮聲音之巧恐其不樂也其
斂人賦也厚而使人力也衆其害物也博而興利也寡其

後興後無常桑柔病而嘆之故其詩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蓋其役之甚也徼發無度下人勞病南山疾而刺之故其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哀其政之亂也自茲厥後強弱陵衆暴寡千官樹姦於朝廷百賈窮僞於市邑財力匱竭寇攘不止大東又刺之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言亦大俱盡也又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孰有爲人上者不平若此而可久安天下哉此則上失其道政逐多門故天下敗而不之覺乃至所以爲夏者轉而爲殷也所以爲周者轉而爲秦也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代之後於今爲庶此史墨所載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言及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定有四海不務廉恥唯存戰伐內造阿房繼以驪山之作外征林邑重以遼東之戍鑿馳道則隱以金椎通鴻溝則樹以柳祀役

及閭左人不聊生曲泛龍舟聲多哀思頃天下之賦不足以周其事殫帑藏之財不足以盈其欲一是衆怨難犯人自爲戰所以陳勝吳廣奮挺以撻之王充李密揚聲以逼之釁起郊壘而禍生左右望夷宮中不免閻樂之難江都城內卒死裴通之手故易云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此二者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能無及此乎然則合大中之道者如彼失皇極之用者如此右之興敗備在典謨迨隋室道消數鐘百六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賢人君子稽天並浸此乃大人利見之日聖主驅除之時我太宗志在救焚性存極溺因茲感激投袂而起車及於平陽之郊劍及於盟津之會旣而戡翦多難克溝中夏建非常之功定不枝之業泊位登九五富有萬國制禮以理其諱作樂以興其和兼愛以厚其仁節用以崇其義

非先王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不道敢言必本於風雅
行務存乎枝葉明刑賞嚴號令賞當其功則勞臣勸勉罰
當其罪則姦人畏懼名器不妄假必俟其能爵祿不虛授
必先有德是以四海之內靡然向風我太宗以至道之心
爲天下理天下也所征無不克所向無不成孝悌通於神
明易簡合於天地如此則天地德之神明祐之使風雨以
序災害不作萬國莫不懽心四夷莫不咸賴良由不僭不
濫無怠無荒所以享國久長多歷年數陛下稟天然之姿
定不伐之略披肝膽以決大計殄宮闈之氛禳除詐僞之
昏狡日月載廓一作宗社以安深思禍亂之原乃皇天所
以開聖人也自南面臨天下九年于茲封侯無警干戈甫
戢置鼓以招諫諍木以待賢故得近臣盡規遠人獻政出
宮女則使心不亂屬大旱則引咎自責蓋禹湯之罪已實

堯舜之用心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斯之謂歟深合
太宗之宏略遠符真觀之故事賜愚臣制策曰朕以不德
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微臣何以
識陛下之深遠而輒欲議之或恐日月有遺照聖智所不
及故略陳其愚伏惟陛下留聽臣聞書云惟先格王正厥
事言災害之起事有不正也者去歲水旱不時咎徵屢作
匈奴侵軼邊將氣沮天其或者正訓我也欲令陛下 爵
祿之虛授冗散之職多歟將 樂蕩志歟服制失度歟何
皇極之不逮遂至於此也臣聞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誠能克己復禮正身率物表有功而彰明德 復古
而貴能變禁異服革慢聲遠便接近忠讜斷斷之士必擢
於廟堂九九之術不遺於管庫可謂虛其言而衆象應正
其本而萬事理焉書云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

也若捨此道是不知所從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用莫大乎聖人古之王者享聖人之姿乘大寶之位北宸居正南面而理亦可謂富貴乎當須存至公之行立大中之道覆燾同於天地通明合於日月志遠邇之化存簡易之功庶徵順序五紀和叶百穀用成六畜遂字者無由不焉傳曰皇建其極其斯之謂矣若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雨其極惡若得其道則攸好德以應之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罰暘其極憂若得其道則康寧以應之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燠其極疾若得其道則壽以應之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寒其極貧若得其道則富以應之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風其極凶短折若得其道則考終命以應

之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陰其極弱故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斯之謂矣臣聞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有正心者必有正德臨人猶樹直表而望影之曲也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有邪心者必有枉行臨人猶樹曲表而望影之直也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戒此也故王者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也者親親爲大義也者尊尊爲大是以君子先正身而後及於天下如此則六珍不作五福相生貽厥孫謀永無極矣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既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撥亂反正之主繼體守文之君撫馭之雖殊道禮樂之用爲急自土鼓蕢桴之後始自無聲汗樽杯飲之初彰乎有用旣而莫不曲諧九變信合四時是知大樂與天地同

和大禮與天同地節移風易俗義切於鍾鼓安上禮人事
浸乎揖讓既而祀歷三王時更七國經籍道息賜宣榭之
煙埃儒生數窮赴秦坑而歇滅迨乎斷蛇立極乘牛設位
紀綿蕤之儀鳴鼓舞之節必欲樂宣恣懣禮釋回邪取其
不肅而成必在既富而教我唐功高邃古德邁往初坐宣
室而訪道登明堂以思政六樂爲馭利則不爭五禮有耕
畏而無犯思聞同異下訪芻蕘臣聞古之明君之御天下
也身坐九重心遍四海禮以導其志樂以訪其淫樂以理
內爲同禮以修外爲異禮樂之不悖內外之相親即可以
感於神明通於天地矣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
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其斯之謂矣制策曰
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
新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聞皇

王御寓步驟相仍莫不作樂以饗其德立謚以明其行此
五帝之常道百王之所不易也且咸池六英韶護兩聽盡
善盡美竊無聞疑作然自秦失盛位漢雜霸道文景相襲
刑措不用武宣承統華夷再清樂舞居疑功可略言也武德
舞者高祖作之定禍亂也四時舞者穆武作之示和平也
五行者本周曲也文始本者舜舞也孝景採武德爲昭德
以昭太宗也孝宣採昭德爲盛德以尊武帝也昭容禮容
猶古韶夏紹之於漢祖備之於樂志矣臣材非多士不遘
六合之間夢異趙君忽覩九天之上啓處無地戰汗不寧
况以謏聞敢以輕議謹對

同前

邢巨

對臣聞太祖文皇帝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之
門近臣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復

先業齊心法宮之中冕旒正殿之上詳延秀異詢及芻蕘若乃敷皇極以作則弘禮樂以垂訓彛倫攸叙群德畢舉斯太宗之盛事也豈前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本之極能望清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臣謬以黃綬之末預闡赤墀之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諸仲尼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皇不歸大道由久聖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益以文質或滋襲以忠敬其於飾禮容以昭賁崇樂舞以立象樹君牧人茂時育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浮競可以鎮靜習俗於變即純一或以偽遷故輕樂見諳於國風昧禮貽訓於聖典蓋有由焉唐興百有餘載高祖以成功定鼎紐天綱於八紘太宗以睿歷握符纂天光於三象蕩亡隨之頽靡弘聖唐之簡易盛德大業與三代同風伏惟陛下誕受天休光

膺景命粵若昭德殷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教敬事睿聖之徵順時布德之典將以登格皇穹鴻業也啓迪王命大猷也風雨時若休徵也人俗康寧至教也五輝叶訓八方順軌堯舜之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可足數而猶曰皇道未敷謨明尚闕發天章於聖藻採至言於輿誦陛下之謙讓也愚臣何足以彘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王政之端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則咎徵亦以感至故聖人法天以立性履命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之彰九類矣自非統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又因事以求哲陰順而會其極蒙恒而返其通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其極則可以一理貫臣又聞聖心鏡物必採於至妙大道虛象垂契於理先然耶繼盛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

其化一陛下體周武之盛德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
光垂象伏願林時雨於動植散祥風於涵泳則大中之道
何以尚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既即禮略樂以通感感
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
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
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者
其所由來尚矣先王所以美教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
將以考其理求其端故揖讓之契未布安上存乎至簡舞
詠之功淺而移風歸乎至易夫辨升降彰採服此禮之所
以飾情也發金石翔景瑞此樂之所通感也故感發必於
內樂由衷以致和情見乎秉禮自外以爲異雖清濁之質
考性則殊而教化之端在禮斯况今懿網被遐裔至道冠
生靈和理日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

夫崇德垂範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密此人俗之融也至
如武德之盛武之業也文德之盛舜之至也神設道教制
四時於炎歷德徽可崇增五行於橫序尊二德於清廟序
二容於盛禮盛問昭闕與天道以元稹狂言鄙賤仰天文
而知愧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五

策九

雅麗

文詞雅麗科四道

文詞雅麗策

策目與四百八十四卷彭殷賢同

張楚 第五名

對臣聞昔在上皇之撫運也政寬事明法簡心一仰察天道中順人情至於不言混然而化故上玄所以體命圖遠於德下人安定厥居俾獲其利暑往寒來以信之雲行雨施以從之於是乎疾疫不生禎祥荐至巍巍蕩蕩蓋無得而稱焉自大道既隱淳源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隨時而損益成康已往頌聲不作俗薄禮廢政荒人亡故其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此則刺上不能行政也仲尼生周末傷道不行乃刪詩書定禮樂立君臣上下之節明奢儉揖讓之序尚不敢救當代變於陪臣而

稱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子好有友
坵管氏亦有坵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矣自茲有厥後
頽波源流有聖哲之君聰明之右豈能振彼凋弊張其紀
綱不有我唐興建鴻業又寧黔首則掃地將盡求野多遺
陛下統皇綱纂休運德澤汪濊仁風洋溢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勸農桑卹刑獄不奪三時之務
且惜十家之產左右伊呂郡縣薰黃是以驅俗於雍熙納
人於軌物者也豈不徵賢良論政要臨前殿所以達四聰
也察羣言所以收九術也梓匠舒幕所以禮賢也凌人散
冰所以救渴也臣竊也自古求賢之盛未若今日者矣賜
臣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
安從者臣實見可久可大之規非有未敷尚闕之事此陛下
讜之至也愚臣焉敢奉承之若乃考前古之庶徵究禮

樂之同異辨皇王之制度詳宗廟之禮儀此則陛下懸鏡
九流常覽百索隱探異鈎深致遠已在聖斷豈有備而疑
者歟今下問愚臣遠議其事陛下豈不欲廣於明試察臣
微才臣幸對敷敢不悉情以對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
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
立極必本於天禾事著於上人事應於下昔者禹平水土
天告成功錫之以洪範力疇彛倫攸序又皇天降其有極
皇大極中也言王者能行大中之道則陰陽和風雨時百
穀用成後人用章也夫如是則親曰明聽曰聰貌曰恭言
曰從則無恒若之生自若咎徵之應矣今天端降地靈集
所有動作光孚化先則一以貫之道斯不遠矣制策曰禮
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
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

夫禮由陰作樂以陽來與天地同和與天地同節誠能感
機動物安上移風或以理內爲同以修外爲異率由和敬
靡不從之者乎施之人俗靡不盡善者乎制策曰四時武
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
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嬴政失御漢皇乘極文景致刑
措之美武宣當雄富之盛故有四時武德之樂五行文始
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禮容自茲而備臣才識愚
劣問業虛淺猥當聖問茫然有失謹對

同前

苗晉卿 第二名

對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
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職循才
審分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

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保
大定功勲業蓋時也逮金石斯緬步驟不同時有澆淳教
隨繁略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用僭或一至于
此曾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傳曰國家之弊恒必由之
陛下嗣守遺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承式萬邦作乂所謂
孕虞育夏甄啟陶周革弊移風自前代有未也陛下乃賜
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豈不以採芻之
議誠考試之端不宰其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
何足以和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
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爲伏羲氏
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賜洛書
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故河洛圖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
爲表裏聖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今有乖方數必徵於錯逆

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於徵繁然著矣陛下隨陽澤以著恩慎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罽羅不施草木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涌醴泉臣以爲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既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云王者欲有所爲冥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爲德陰之爲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脩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死頃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省刑罰之謂也臣聞樂以理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爲一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餘疑者臣以爲斯並漢主之樂載于班氏之書必使其明徵考其歟博旣勞更僕何易盡言雖敢略而陳之尚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之作樂崇德啟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德奏於高廟焉五行舞者本之周舞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爲五行也漢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孝景孝宣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

同前

孟萬石 第六名

對臣嘗偃俛讀書夙夜匪懈觀前代之事稽王者之風欲

樹文明必招俊又所以平章百姓昭暢萬人負黼袞而海水清垂衣裳而天下理今陛下朝盈多士野無遺賢猶復發德音下明制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網以頓竒片善不遺有能皆進故得飛飛舟鳳棲翼于帝梧皎皎白駒連食於場藿縱夷齊巢許咸屆於茲臣既庸妄豈敢當此且聲非入異譽不出凡文律未萌才用無取謬叅推擇濫赴搜揚安敢避直銚詞向華乖實但丹誠有厲至敬無文敢竭鄙聞用當明試然將涓滴以足海用纖埃以增岳一作華雖寡攸助誰能默哉臣聞建國興邦必以黎元爲本康時訓代必以政術爲先軌謨雖異理化皆一昔者太上之君崇道以政化立德以養物人必欲壽敦禮教而不傷人必欲富薄賦歛而不困人必欲逸則省力而不勞人必欲危耶扶持而使固不強人之所惡不禁人之所欲故能無爲而理不

言而化又至中古行仁履義克己勵身極溺於人博施於物即能陰陽不錯風雨以時疾疫必除妖孽莫起泊乎末代政令不作刑法聿脩奢侈是崇禮樂非雅時無美善之說俗有姦邪之釁豈不由君失其道臣非其人澆薄浸興淳朴離散也今陛下出號施令罔有不臧齊物正有者各得其所猶綜覈古今稽謀政教視先王之得失崇今日之高明以此天聰尚去不德巍巍至化謙尊而光非臣愚昧所以涯際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者臣以爲皇極將立莫先擇俊得人則政和非人則政失人賢化遠豈不謬哉止如因能任官量賢受祿即百僚濟濟萬姓安安去無用之言除無用之器即情實斯得謬說不繁使人以時謹身節用即倉廩儲積黎庶實豐進有德而退無良者即庶位久釐庶官不曠尊有功

之子棄無功之人即營事者不惜其身制作者能竭其力
罰必當罪即姦回自除賞必中賢則人臣自勸夫如是即
海內行大中之道天下有幸甚之言何憂乎皇極之道未
敷者也若乃列張輔佐建立官司所徇忠直之言闢進諫
之路用能獻可替否補過弼違外藏主之非內正君之失
今陛下頃時而動非道不行事無不嘉人欲何說下故獻
納之職諫諍之詢但可略言莫知所議大哉聖德實冠古
今且朝無佞臣縱朱雲重安生能折檻人不妄從雖辛毗
不死曷聞牽裾蓋以天子聖明是故羣臣無事亦何憂文
軌之闕哉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
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法軋理物觀象裁規
敬順天時恭行月令恒若時若罔有咎徵矣尊九疇之義
脩八正之規事不失儀動不違制出處語默皆歸於仁依

任中庸遠棄偏黨垂至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直道而
行不可則止會極歸極作哲作又不日而致矣視聽貌言
然後而生也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
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
俗融_大佇明斯要者臣聞化難將美人各有心不違制奉節
必有放縱故先王作典禮以防之興雅樂以感之用能移
風易俗安上理人矣今陛下行宗廟之禮故能配天地之
神履直言之議故能立上下之敬聽宮商之變故能分善
惡之俗捐鄭衛之音奏簫韶之樂正䟽略之弊敦揖讓之
儀州群大行朝廷式序同異斯達內外罔差既合盡美之
端何問不才之子若蠢愚而說則陛下無有味之吝若駐
筆而述則陛下鍾佇明之訪實迷遊海何足知之臣聞大樂
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既列同異之目將分內

外之殊皇王是尊古今一作賢所重俱爲時用其功一焉制
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者臣聞四
時武德制之以周王五行文始本之於漢帝制策曰昭德
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昭德盛德寔
有攸尊之道昭容禮容出於劉氏之代昔者魯哀公問儒
行丘曰有更僕之勞孔父訪鳥官郊子生傾蓋之倦然且
學富滄海猶倨俛於一隅况乎道謝桂林豈對揚於庶事
徒周遊文苑終展轉於迷津謹對

同前

孫翊 第七名

對臣聞登衡霍者嗟培塿之微泛滌海者鄙潢汙之陋臣
草序孤賤才無足取屬絲綸明敷州閭選衆謬得接武羣
彥比肩時英而文物昭回宸顏咫尺退思愚劣甚不稱聖
朝求賢之意也採拙競顏心愧失守將何克塞大問對敷

天休然聞之於師請言其略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
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伏惟皇帝陛下開元立極
地平天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夔龍咸事陰陽以和聖德
動天無遠不屆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弓旌累降徵搜
是急日昊視朝文武並進旣盡美矣無德而稱猶且罪已
爲心在予興歎此陛下之至讓也小臣何足以當哉然朴
舞德音忝列明試敢不瀝肝膽獻所聞乎臣恭惟政理之
間傳諸長老之口以先朝之事一二明之昔貞觀永徽之
間恭然而天下理家給而入足時和而歲登外戶不畜牛
羊被野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中府之錢貫朽莫校然而戎
車屢駕不無事矣是於度遼之師鬼方之討賀虜之戰高
昌之伐而軍人無損帑藏如初國家富有海內百餘年士
庶之多如曩時 兼倍征戍之役當今日之無何豈往得

而今失將政繁而俗變其故何哉良有由也議者以爲賦
歛厚徭役繁風俗奢利息倍今若息其宮室愛人節用省
無事之官罷不急之務三年成政臣竊遲之愚心曉然謂
在此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
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伏惟陛下躬神武之姿廣聰明之
德思弘至道厲精爲政反支反支後漢一本不受章疏見通奏甲
夜觀書勵神聰於九疇留眷情於百氏臣聞智小可謀大
綆短難於汲深窺聖謀之莫測謂良棄之不退疑致遠恐泥
不其難乎夫視者明也審邪正與曲直聽者聰也察善惡
與是非貌者容止可觀儼恪之所謂言者詞令斯在榮辱
之所由入時暘若肅時雨若察休咎之會歸于皇建惟眷
哲以作聖繫彼道樞故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一以貫之此其義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

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
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夫大禮與天地同和
大樂與天地同節豈惟明尊卑辨等列動天地感鬼神而
已哉豈疑不繫於鍾鼓諒無徵於玉帛樂自外作必假器以
明義禮由中起故備物以飾容蓋有國之典章生人之冕
服均五材之並用廢一不可類三者之何先無宜去食故
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去同即
異離之則多傷相須而成兼之則雙美一彼一此何後何
先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
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予疑
臣聞暴秦失政皇漢創業爰作樂以尊先聿釋享以追孝
四時武德用之於高祖所以恢武功也文始五行陳之於
文廟所以昭文德也蓋舞以盡意歌以頌德制自炎漢之

君本乎孝武之代昭德盛德郊廟之樂也昭容禮容質文
之變也臣學不師古才非敏對慙瑣瑣之陋無足言哉仰
蒼蒼之高茫然自失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六

第十

直言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陸贄 貞元元年
撰題

問皇帝若曰蓋聞上古有 登科記
作至 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四

海 登科記
作海內 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 也
集無
也字 星辰軌道風雨時

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

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

薄防其人而益輪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 登科記
作何 聖賢間生

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處恭刻勵

如恐墜失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暮是憲是

則師大禹以 集作
之 崇儉法高宗以 集作
之 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

文之伐 集作
罰 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 一作均
平徭賦

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政不行

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登科記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暴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其集作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侵沴荐登科記與仍歲早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為登科記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歿罰恒賜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登科記記作和反其誑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鄉士詢訪謀猷集作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尚登科記欲廣一作轉輪登科記於江徼則遠不及斯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負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

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集作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

對策

穆質登科記作費第三人

對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同歸而直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惟陛下採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己之詞詳延直臣博求失政自近古已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為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與天比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為求哉制策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

人而益輸豈澆浮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
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垂衣
而化天下天化言哉帝何力哉無爲而已遂性而已至道
既往至德寢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
質之文變高其堤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汙可小康上古
之君三代之主教道既異勞逸自殊則知理之盛衰以德
爲効在德有優劣非時有澆淳繼三代者其降殺可知矣
制策曰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勵如恐
墜失憂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湯武日業皆前
代帝王之所以爲理憂勤之至也臣竊聞陛下憂勞大道
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勤亦
至矣憂亦至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古人云矣人生
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至苦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已二

則罪已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永惟
前王之典謩是憲是則策問作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崇以求賢
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
均平僇賦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
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
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
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
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
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陳聞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謩是稽古之道
燕陛下師古爲理也欲何爲乎爲皇乎爲帝乎驅天下之
人欲令歸忠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淨爲宗敬耶歸近稱
刑措漢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已來未有不舉

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熟聞之矣是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己儉之至也其道湮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綸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取其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其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陛下欲爲皇則行取師之禮欲爲帝則行取友之禮欲爲則王行取大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傳巖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涓濱親載則有卑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屈備獨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爲高科以陳言之不得

無弊具陛下弓推不出玄纁深藏無暇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輸之禮有躡屩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禦約束隣諸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引久然則一覩天顏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仍臣輩瑣瑣者耳疆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顏包羞臣竊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最弊之務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禍亂我武載張則可孺亡命之寇旣已指朝自滅我文載修則淮瀕通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啓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悌而孝悌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得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未有聞焉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

而怨嗟日生姦賊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可徵則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謩必用則禮化何患不理化行則暴亂懲姦犯息然後禮義可浹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位有以諫爲名者左右前後捨遺補闕其數甚衆不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歎其過將所有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于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投之法行於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則家給家給本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吏道愈濫者吏之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選其實以資歷爲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爲上加以校驗滋章簡牘繁糅憤耗不潔吏緣爲姦事壅於上權移於下胥徒末品得擅夫上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

量職求直價若平準然古則爲官擇人今則爲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增固不及也若剗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位親規微臣以爲不可具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粲然德輶如毛在克已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易從行古之道得禮之則中則有據制策曰自頃陰陽舛候浸沴荐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爲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

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稽諸洪範爲言不入之罰也言之不入令之不信也言者之由方金也金失其性爲木所傷木東方火陽古云陽勝所以爲旱暘旣亢極氣又囂蒸則介蟲爲孽蝻蝗爲害臣見比年旱魃爲害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河北旱蝗隨之次及河南河南蝗旱亦隨後次及關中關中又蝗旱早旣仍歲蝗亦比年無及陛下用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若貶食首用稼一作務穡圭璧求邪於幻術覲福於釋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

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卹人聽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去境旱不爲災掖宰之徵尙或臻比况陛下尊爲天子德爲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志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胔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朝之間堯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荐降氛災自銷天之鑒入也明矣速矣然則陛下之德有以動天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陽之數此則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傳疑唯洪範之徵信也謹而言之陛下從而鑒之可也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捐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困竭國爲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歛無極怨讟日盈權須詭求

朝令夕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纔
息不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
雖遠可期關兵食以廩儲雖節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
因而懷怨擇賢才以實官雖省負猶懼曠職者衆則多士
何憂而靡歸臣聞方內之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
則下有所守臣竊觀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圖無常倫
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之化若虛舟之
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綍所以遇運則福至遇
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過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關人謀
致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彛倫不叙之故制策曰子大
夫蘊蓄才在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臣朕之寡
昧極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衆君
子之意徵臣曷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爲唐人馬牛之齒甫

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賤矣與螻蟻何異然詩
書天人之際皇王經緯之道三墳六經九流百氏前王沿
革之要歷代興亡所由既嘗經之於心頗亦備之與學雖
未之究可略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之得失刑辟之
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聞身遠與
寡莫爲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皇天后土宗廟社稷
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悃款隱憂悞臆激於肝血藏於
骨髓思有以一出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德降雷雨之
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舉臣
也幸苟有志人乃舉之此亦上天降祐皇唐使陛下錫臣
此便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
直或有可觀言不直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辜陛下虛
聽之德也至如忌諱挾譏諂附律脯醢淫戮鼎鑊誅濫刑

此乃昏主暴君亡國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敢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也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七

第十一

體用

才識廉茂明體用策二道

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才識廉茂明於體用策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臣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己之至論登科記進詔今作角本作權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集作發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方集作邦懷仁三王

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登科記澤于下升中于
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榻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
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眊未遂集作富庶
督耕殖文類作桑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
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可而以濟
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
患於晁錯而用登科記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栢而行適令
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文粹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
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
則下無其効漢元優游於術集作盛業竟衰光武責儒課
於公鄉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
惑登科記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登科記與自朕
躬毋悼後害

對策

元稹

對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集作及之是天下人
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音而不喜乎且聞之古者臣以言
賦文粹作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文粹作是以益贊禹而
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略也洎漢文帝文羞文羞
粹作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文粹天下郡國有賢良之
貢入焉塞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時集有董仲舒出然
而卒不能選用文粹條對施之文粹天下夫用其策不棄
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弃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
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
敗文粹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
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祿文粹然
而曾不聞天下之曰某日天子降某問文粹得某人士文粹

問其行某策濟其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
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文粹耶
今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已之至文粹言責文粹
著明之確論斯集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
承之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
凡體論而飾詞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詣理雖鄙必書
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
集用之目體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
天下使天下之人由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追我明天子
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
不便時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
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集
禮樂之寢微文粹恤黎民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

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而書
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文粹撥去文粹亂政文粹我太宗
文皇帝韃橐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
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
而天下之氣和惣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
爺著和故愛之化文粹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歡六代
之所舉集盡美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是集異事哉誠
有物集誠信集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
宋而召集賢能也雖禹湯文武文之俗不能過文粹焉四
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大和於是舉文粹升中
告禪之儀則封太山而秩嵩華舉東巡西狩集歲
典宅則集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文粹天寶之
後征戍聿興集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

有之者一朝爲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爲梗兵興則戶減
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則逃征
之罪多而權荒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
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
完之日也徵臣何幸而對揚之徵臣以爲將欲興禮樂必
先集作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集作息兵革息兵革之術
臣請兩文粹言之夫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
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裏敬
讓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
則爭奪之患文粹銷爭奪之患文粹銷則和順之心作和
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富
黎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
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

人矣是以文粹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
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
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
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
文粹則不得食不績則不得衣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
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
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
卒五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賈加
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後逃刑之寵假戎
服者無超乘挽疆之勇而有橫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
之人九爲游食蠢朴愚鈍集作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
此又文粹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是以惰游之
戶轉增集作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輸集作而

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二字集作一夫矣雖有茲惠之長仁

隱之吏尚不能存若際集作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

集作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為上第以臣觀之足

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用集作

既如此惰游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

游之戶衆則富庶之道乖集作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

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文粹不急之工罷商賈

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征興耕戰

之術則惰游之戶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

富術之道集作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

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粹文

作安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乎下至於主父偃乘成七國

并吞之後謀集作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文粹作

之時先文粹詐力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

白四達與日月齊文粹明集作於聖朝哉臣雖賤庸

尚不敢陳王道文粹於帝皇之日况權術乎此臣之所

甚羞也故及詳究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不執

契則羣下用情躬親文粹則廢官無黨文粹以漢元尚

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

然也夫委之下於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

濫也尚儒術而衰誠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集作

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

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耒耜教闢耨所以墾良田

而植集作嘉穀也然而不能過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過集作

之者芟夷錢鏹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擇百撥亦所以殖

文粹舜禹而種臯陶也又集作不能過文粹共工驩兜

之逆焉其所以辨之者放弃殛誅之而以神農不以稷莠
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文粹用作之方唐堯不以四
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則此陛下之所
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課集作
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衰集作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
極弊也幸陛下又文粹漢元光武之事臣請遽數而集作
終之今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
乎其所謂通經者不又不至三字集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才
集作至於辨辨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
蔑然以是為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至於工文自試者又
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
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
速累捷者位高擯嘿因循者為清流行法莅官者為俗吏

以是為儒術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似
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
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能得况張一
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
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哉苟或不可察又
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
垂衣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
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凡國之制度之書
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
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
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
者為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于未隸於集作
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文粹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

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萬身集作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田校能之式每歲

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吏部郎校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

籍之為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于羣有司之正

長外至于廉問節制者各舉稱集作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內至于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文粹作備者

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精不與不察之罰同若此則保任之

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集作於文式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

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數集作用之典恒尺而寸之材無所弃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當官陛下

乃執左契以御之惣文粹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是集作支體運而無効於心目乎察羣才如明鏡

之形美惡豈文粹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鑒集作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

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為好惡集作以百姓不私其心端拱巖廠高居宸極文粹以冕梳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鞋續

塞耳而芥蒂文粹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繁為陛下言建哉且臣聞之聖人之在上修不天

札若臣者生未及狀戴陛下為君仁壽歡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隳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誠以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憊集作恒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集作位之後

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

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沒恨於窮泉此臣所之以汲汲於私心者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英華及唐文類文粹皆止去設三式以任人惟積集
作四式其二田記式之式每歲羣吏之理最在弟四
者藉而書之滿歲吏部會集而授署之若此者
致最之道存而清濁之流異矣三日任賢去云

同前

常處厚

對臣聞古之以道蒞天下皆酌人言用凝庶績伏惟陛下
統承丕基光膺駿命志氣中蘊清明下臨恤黎庶而惠慈
方洽梟叛戾而威武已熾猶能慮危於未兆思理於已安
聿追孝思續述前烈愍官吏之無用求斥已之至言微臣
才用不足以操事體識不足以經遠祗奉聖問伏用兢兢
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
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
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臣時濟俗

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
捨斥已之至言摧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
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諮體用之要
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
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免思朕言而茂明之臣聞復濟慎
懼雖危必樂理佚安肆雖理必憂帝堯之為道也大矣書
稱其本曰允恭克讓文王之為德也弘矣詩美其功曰小
心翼翼圖天下之安者必稱一作之於勞慮天下之大者
必慎之於微任賢誠罔思慮誠深百姓雖未富庶四夷雖
未寬化

天下明知其亂也今陛下鑒前代已往之失求當今未然
之理使虛文不設于下至言必聞于上端視凝聽所委唯
賢則上獲其益矣惠爵施祿所理唯直則下輸其情矣顧

言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言之不相顧行而動思乎
安則何慮乎行之有倦誠能兢兢於一日至二日業業於
無小無大苟能此道雖微必昌雖柔必強鳳凰麒麟不足
來甘露醴泉不足調四時不足序天之高明也斯不
愛其道地之博厚也斯不愛其實彼之大者猶若是况其
細者而難乎制策曰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
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一作
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
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木食罕儲念茲疲疇
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摧酷之科而
下有重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
其艱者伏以陛下蘊充明德繼荷大業居十聖之全區宇
守百代之成禮樂揚高祖之耿光播太宗之休烈思黷武

而弭戢念疲疇之富庶理自順此生危自反此作兵者國
之威也威不立則暴不禁君得其術而已舉其要而已凡
善用兵者用兵之精次用兵者用兵之刑用精者國逸而
功倍用形者人者勞而威立令行禁止俗富刑清仁足以懷
義足以服端居廟堂之上威加四海之外而叛者嘗欲係
其頸而制其心服其而答其背此兵之精也金鼓擊刺
追奔逐此攻城掠地斬馘獻俘憂思嚴廓之上謀制千里
之外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懲其罰化其心而戢其暴此
兵之形也陶然而動其敵難形也有以無兵之形不可
張也騷然而動其政難久人不可終擾兵之精所宜審
勝也今陛下既梟叛寇復征遼命屈已之至已浹于兆庶
恤人之誠已敷于四海乘衆之怒用兵之形則近無轉輸
搔擾之勤遠無經費供求之後誠固守必大畏其力小

懷其德矣豈兵宿中原之爲虞生人耗竭之爲慮臣又聞中國之本富人爲先富人爲方勸農爲大三代以耕籍率天下漢朝以孝悌配力田皆勸之之道夫農寒耕熟耘沾體塗足晝_也之筋力勤焉父兄之手足悴焉而官輸籍繫坐非已有夷時郡邑長吏偷容朝夕養聲釣祿非恤人隱此所以耕植之業不戀本之心不固有遁於軍旅勸而邀功賞者有冒于老釋而瀆清濁者有逸於負販而制貧人者有隱于推剝而干教令者農耕之難也如彼日而其勸常有不務者矣游惰之逸也如此日百其禁常有不息者矣由上之爲政知人苦之者勸之必深知人樂之者禁之必至昔賈琮以最于十二州頒之以璽書黃霸以甲于二千石寵以侯印伏惟陛下注意於守宰字人之官以田墾闢爲最地荒榛人離散爲殿即耕植可勸困竭可蘇兵未弭

則人不蕃人不蕃則農不勸農不勸則國用虛此權酷所以興也然鹽麴之稅山澤之利法用得其要不在峻其科理不得其吏不猶明其法法明得其_上無峻刻之舉不無重歛之困矣陛下制策曰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者臣聞王者之興皆鑒乎前代聖君賢佐之所以興昏主庸君之所以喪景行其興也用得以常理戒慎其喪也用得以常存詩人美殷鑒于有夏賈山諫漢而借諭亡秦備于圖籍著于編冊非臣繁詞所可典盡自隴下統極舉滯淹已逋責恤刑獄振乏絕德澤之所臨戴之不服微臣未見其失也明將來之戒其在法令刑賞乎四海之廣億兆之衆非家令戶告之能也發號出令而已矣伏惟陛下聿求善政大振洪猷人之獻替政之損益繫乎其書灼乎人得疑始則鼓舞蹈詠不足以充其善或則渴

日望歲不足以諭其勞教之本莫大乎復言政之先莫大乎重令誠出言覆之行君上流施乎天必忠膺乎此二交想感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非此則日有德音而人不悅日有威罰而人不畏苟不悅矣無與勸苟不畏矣無與同沮此非流舍之可裁也成一時之功者寵其乎功者也思百代之利者榮乎其名者也其榮不足以勸者則刑賞存焉其効不得而寵者褒貶存焉是小人之所趨君子之所務今陛下刑賞禁已褒貶又存文史君子輸力舉如鴻毛拾如地芥何理而不成何求而不校疑陛下之不爲非不能也伏以致誅逆黨罪止渠魁原情寃惡不及其母此帝王之刑也戎臣饋軍致命拆寇渥恩不厚爵位必加此王霸之賞也然善有彰雖賤賞也惡有豐雖貴罰也賞一人不足以聳天下之善者其賞不足行刑一人不足以

禁天下之暴者其刑不足用今宜賞不遺疑作遺微細唯功之所加罰不爲暴亂惟罪之所出此刑罰之可戒

制策曰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蒙吾致霸於齊相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者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臣聞漢興鑒亡秦孤立之刑蹤周官之因首茅

列土非復言疑姓其後吳楚強大本根不枝晁錯之策未終

七國之兵已發主父念前事之敗露期本朝之強大分封子弟使得推恩諸侯之國星解於上漢廷之威風行於下此所以爲謀也齊相當周季陵夷之運思大彰翊霸之功志圖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欲是務強兵習之野大國防其謀習之朝小國謹其備其志不可以速得其功不可以立俟用爲隱政而行寓令此其所以霸也制策曰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

効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意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
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予心浩然蓋所疑惑子大夫熟究
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者臣聞契者君之所
司也綜其會歸則 務隨而振之職者臣之所司也踐其
軌跡則百役通其 矣委之於下者委之職業也非委其
權

專其操持也非專其事賞罰好惡之出生
殺恩威之柄此非權與操持乎委之於下則上道不行
矣提衡舉尺守器執量此非事與職業乎專之於上則下
功不成矣不委其操持安所用其私乎不專其職業孰慮
無効乎君收其大柄臣職其所守然大柄不得亢於上臣
得佐而成之所守不可屬於下君得舉而明之故乾之經
曰首出庶物坤之文曰地道無成而伐有終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陰陽合而泰形焉陰陽離而否形焉君臣之道蓋

象乎此漢元優游於儒學而權歸王氏失其所專也光武
責吏事於三公而勞神簿書集其所委也一則曠而蕩一
則察而愜疑作既非中道不可以範臣所謂陰陽乾坤之
說各存其道而交有所感然疑成其悠久配乎持載如此而
已才者綜物以研務識者辨惑而不泥體者無疑往以經遠
用者臨事而造至而明之可以輔陶鈞可以贊化育微目
固陋從師之說循名而實不充承問而學不稱進退殞越
懼煩刑書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八

策十二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二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策目見四百八十七與元類同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獨

孤郁對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今天道並行於

上羣寮庶物咸遂于下伏惟陛下與天為仁與雷作解臣

則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能比金石草木物

之無心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始前疑相生清濁雜作變而

成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徒朴直愚

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如金石草木無心矣敢不極聞以

對伏以陛下發德音訪巖藪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之謀

垂不倦之德疑欲使上獲其益下輸其情使君臣之間驩然

相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者用此道也臣何足以

仰承之臣以爲有國不患無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言
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衆非無賢也然陛
下難續凝梳或未之察羣臣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哲
孰能辨之觀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爲君坤爲
降臣誠不上達則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帝
每一視朝未嘗不從容問羣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善
上無不槩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或有引入禁內或周
旋禁中疾則幸其弟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矣是
臣君意下降臣誠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正
以無遺才無闕政巍巍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秦
帝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專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有
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
於是胡亥常居禁中羣臣稀見者不聞其過下所以亂者

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上法其天下法其地中法太宗每
坐朝宣旨使羣臣各有所陳陛下賜之溫顏盡其啓沃言
誨疑作語侍從之臣得使奉其職左右有所書以貽來代 諫
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所有補黜之可也
使其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一作 裨於萬
一也孰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
與之又用何必搜羅巖穴遠訪不用之人乎勤求不信之
言乎賢者又何來也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
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
戀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曰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
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
血剝其生財聚竒技惣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爲物力
有餘而不知 情也執事者又未嘗以生人艱苦爲言

而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於九天之上非
臣下痛激肝血指明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
賤宜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
謂甚矣百姓之忘本十而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柔
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稅不下米萬錢
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爲墟居室崩壞羊牛奴婢十不
餘一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已於是
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檠臂於其間趨辨朝廷用昇考
績取彼逋責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昇戶口是以賦益重而
人益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無日
蹙之患三視其通之虛_{此句疑}使鄉戶_{一作坐乎}田迭於隱
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賊吏紛動其間則有無重輕可得而
均也夫國有四人今轉爲七計口而十分之所其所以盡瘁

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絳衣淺帶以代農者
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
髡頭壞衣不蠶不耕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
飭五材鬻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一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
僥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髡頭游手倚市以庇妻孥
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爲農桑之數焉農夫揀覈不
足而卜人者畜馬厭梁粟蠶婦衣不蔽形而卜人者咸襲
羅紈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
則髡削技巧則爲工師拙姦則爲駟僮非贅愚專一無他
賜者孰肯屈竭効力鬻稼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罕
者戶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
寬農人之征而優樂之杜衆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
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已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絕戶口蕩

析加以憂懼越于異鄉末以僥倖利其苟且寬之則偷於
朝夕勤一作之則絜而諂於時又亮言爲疑屋室聚爲瓦礫
田野俱爲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爲此也伏願陛下
勅百姓所在編爲土著不即歸之舊鄉繕黃籍生則書之
死則去之然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無田
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爲民居爲藝桑麻種蒲
蔬育狗彘三年不輸官自初即于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
立疑得以重罪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
安土則敦本敦本則人庶矣稅均則歛輕則人歛輕富矣
以此阜俗不盛何爲以此濟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權務控
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寶也然而當今務之莫若條業其除
其弊亦可以無重歛之困也夫鹽權之重弊失於商徒操
利權州縣不奉法賈太重而吏太煩布帛精麤不中數矣

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
農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人而盜煮者行矣
賈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糜費之者衆矣布帛
精麤不中數則女工徒捐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
宜罷鹽鐵官以省費停郡府之政令以一其門禁入爲商
以反耕損一作其重賈以利其人以速其售而布帛必精
以齊其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俾於國大賴於人矣酒
酤之人罷之可也夫既往之失不能及於其道將來之虞
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
於其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爲恒滿假爲戒勤而不已
損之又損慎終如初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
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懈乎晁錯所以急繩七
國者欲尊天子恐削弱逢而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

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爲郡縣無諸侯强大之患無宗室葭莩之親而以推恩爲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管夷吾欲輔霸業恐諸侯先謀而爲之備是以修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壠畝有事則授之兵甲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弃也五刑臯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必躬必親侵于百職然後以爲聖乎必也信而顯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績用不立則有竄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殛鯀于羽山刑罰有可必加矣敦敢用其私乎儒家流者示人以中而爲人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

其所長也然而迂者爲之則執古以非今凝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仰百官也然而光武用之而非美者黷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滯任人而示之所謂端拱而不失其勇疑取捨之間於此好矣陛下不能用臣言不當問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既來矣陛下問狀宜直其辭既問矣微臣盡忠宜採其策盡忠不易一作持也直者難欲一作爲也忠未見盡直必有恹恹構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追者蓋有之矣有未見其爲人也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內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而不顧君其已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悃悃款款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地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天下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以天下爲

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為念知所以為貴其君者所以懷其身所以懷其身者宜及一作急天下如此况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之于篇勉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謹對

同前

白居易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觀臣自茲川文粹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臣之忠謹不追集作逮於賈誼乎不然何喪集作衰亂之時愈多而公集作切

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愚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集作廢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示集作廢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文粹有臣之才誠集作識劣文粹有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作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有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疝方之別集作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念及下於此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英華作疾非病之作有因集作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矣集作焉

臣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旣成而太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旣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燭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浸微寇旣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賦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諫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筦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由乎寇生寇生軍興由

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

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徃征之省未省征

徃而望集作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

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

欲安黎元集作庶先念省征徃將欲省征徃先念息兵革將

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

政教修則下無詐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

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後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

饋餉飛輓之費而征徃所由省矣征徃省則人無流云轉

從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

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

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

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鷩歸

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
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以集作減疲日集作可以日集作
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
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
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
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
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
第者也豈不然乎若文粹作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
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
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時集作也
雖欲寓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
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
下期集作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能集作光二宗而福

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
倪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
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
之所急今古之所文粹作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先天下
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
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在其司分其務而已
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
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
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
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課考之累也責之不
得其要也臣請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
謂無為之道乎臣為無聞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
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名察其刑明慎其賞

外序百揆內勤萬幾具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於文粹

明至無刑明賞至於文粹賞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

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爲

者乎故臣以謂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先爲而後致無爲

也集作必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爲不爲蓋謂是矣夫

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

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

文粹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

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徧察

一明所能周鑒集作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

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

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惣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

宣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能爲一焉

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不能爲

一焉而然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

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衆臣得臣

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

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

也元帝優游而業以浸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終始勞

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

惑也集作矣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諫直

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誠其慕章則又曰興自

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

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

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制於欲未萌除害於未也兆故

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文粹於是莫不欲逞

其集作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

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

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邪後責之吏而

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

人緩而後食之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僇薄其

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

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

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

者且追救於弊後將未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怕

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逸集作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

生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升平之始斯

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

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

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

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

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九

策十三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一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策目見四百八十七卷與元植同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羅讓

對臣聞千業化聖帝哲王聲烈遐戴者無他中心無為以

守至正而已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鴻六極

如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于詔啓永宇而逆古薰至和以

極今咸懷浸沉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乃遠

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其薦奔走履衆美而不顧儲神

明其如遺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細繹以循

一作修始終外其牽制常其忌歸恢恢乎輶輶百王之獨致也

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之宜臣愚術業暗昧不充才識兼茂之稱徒冒萬一觸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拜漢徵旨求索貞之要臣聞古之君上之薰能同和不敢自是必求讜諫以諭缺敗用心之高中心則薄獎其人言之失中則寬容無虞使人上得其情下得通流也夫上下使情其得通流也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是已實內非言之或臧寥寥無問言之或遠堤防斯至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矣叩擊切害適足寵其直聲矣聞之失得君之効歟今陛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迪今來黜退姦邪咨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共難凡曰曾臆是皆聳實詳近一作語真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兵戰商農之道商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勝以制度為神而得其數則威令格物火能成功失其

數則黠疑作武無別一作處益為弊寢疑作寢用不制刑于寓內今國家自兵興已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情以之鑿虛殆擢兵者逮置失其道歟者天下之甲何兵其數不廣屯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稱之臣率好生事不思戢伏貴箠威名則有崇廣卒徒之負泉藪虺闕之君疑厚歛殘下媮取一切要君養敵張皇自衛望容攻守之至後有懷軟弱以內顧務儲蓄以託私依倚行伍之數訖資廩之具外實內虛守以藉之固者及啟而成一作之態疑而戰之其中國未必有也朝廷又影嚮誅罰索其歛死其可得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不解也大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兵千尋又思兵萬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其欲長疑一日之廢代一作謀萬里之策勲徒仰費於縣官高疑病於悠久誠可醫矣

陛下盍亦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帥之苟非任盡易之
不令其疑疑留而後圖也嚴備其要地之苟不切盡罷之
不令其屯廣虛而出入也其所閱棟 實不用其所樹

置兵精不在多使名弓者必用沓發之功名劍者必有
刺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乘奮之勇自
外祖中歸乎一體自然無冗軍無惰人以守則固以戰則
勝軍無太半之耗人懷反業之志此減兵之術也富庶之
教於是乎生亦何必遠取瓌古法也然而因戀本之心蠲
重賦之困又在於賦稅之道矣臣請得而具之臣聞古者
因地而料人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貢今則溢
貢而棄土古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是以人口翦
耗而不息田畝汙萊而甚曠者非人欲苟且之志樂懈惰
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耳王者者在上量入以出祿食與

歲養經費必豫下以爲用 助而不稅履量而不征亦非
其事也用菽粟藁秸有常稅人不愛也絲枲布帛有常賦
人不艱也雖雜以凶荒接以喪死間以興廢子第父兄猶
復勉勵率從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一也以臣觀之則今
之賦稅仍舊貫籍斂不加重而畎畝流離窮困無告殆執
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取無厭徭山役海
詭求無狀竒貢珍獻希冀無忘疑託公寄私崇聚無極於是
一土一水一草一木圭要殫利俯惟仰筭莅之官焉專守
之刁兵焉商不得迴睨農不得舉手既奪其利又却其人
此而不困孰以爲困權醜之道如是乎顧其上猶仇讎安
能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豈繁着桑井乎人
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遁走苟免死亡不
顧財日窮而事日削地益無疑而人益煩猶前事也伏惟

陛下審念之其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政之調必禁其所
萌必罰其所自則姦官濫守慎不敢生事生之理阜繁矣
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乎不復其盛不濟其難一作難
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事臣請以江淮凶旱之事之明之
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處有歷代所說多關詭隨之詞媚
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襄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
石之運也是皆曲說非愚則誣臣嘗私怪之何不曰大舜
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乎無飛流彗孛之運也不直
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變易水旱歲時未爲災也理
或失中感動陰陽頃刻爲災也故精軒謹乎則七年不足
罹其咎簡誣輕忽則一日二日亦未成其災修政著誠端
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以此爲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
又急者禦災之術將來之戒復憂恭斯願悉數於陛下矣

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該之
大費一作費根本實在於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
壻畜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
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降甲兵長積一作積農
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
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曾
有涯脉川澤空爲埃塵草木發爲煙火斗粟之價重於兼
金餓莩之家十有七八聞乞僕於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
乎聞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粃乎嗷嗷蒸徒展轉無
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寧且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大勢出
禍欲何圖此臣之爲陛下惜也長吏者又問或非良善厚
其壽忍瘠疑瘠而簡問威剝而自虞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
得及雖有蠲放不輕得復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爲

陛下疑也欲安存緝理斯終何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
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爲蛇爲虺也察郡縣之受災
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寃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
江淮保全則西嚮賦稅輸肩駕轂擊關中坐國而根本
不搖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如此而已矣臣伏
見聖策次問推恩寓令之計夫漢晁錯陳諸侯削地之制
謀之至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令計之術者削地之制
行則轉弛爲急七國之難結推恩之令下則強幹弱枝一
五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熟法之漸與不漸在於漸也則
寒暑得其相成以暴則天地不能速化求之昔意度取於
今又齊桓之霸國管仲之寓令晝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
以耳相聞將取威於隣敵俾速志於天下且五霸之事仲
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盡言之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

耳臣之不能爲陛下述伏讀聖策次問專委儒術者臣聞
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多兼濟材智樂備專於上則聰
明倍資安有無其効耶委於則下公器相率安有權其私
耶然今以陛下之資材清光羣臣其敢及若集者在陛
下必躬必親之謂乎躬之無偏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
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用儒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羣
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於得而所用者宜一變其弊若臣
所見今之大者政或貴此可得而言國朝自武德已來典
章甚明職負甚列布官吏甚該備而道不弘者要域未臻
者其官非入歟非道歟略其大歟錄其小歟臣所謂小
者則天官卿采之調閱致驗選書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
未銓次并除勞而後罷是詳於覈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撫
字之官又未喻也臣所謂大者天子之庭月相日受軼越

倫輩乃有名邦文疑邑羣居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聞蹤跡
賢不肖疑言誼諱隨其所來轉化容易似不留聽是鹵莽
於天下也詳疑及小鹵莽及大輕重反殊使盜名死棺之
徒波走颺馳唯恐居後狂扇誘掖寵賂爲事以相終
始夫復何望夫持尺寸之祿懷輕握微齟齬施爲尚猶不
堪况明權不制一作濟資捷殺生之柄兼兵馬之衆連數十城
之地庸雜恣僣居其上何以堪之設曰不堪耳目陰附
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何益耶陛下得不慎其所授乎臣
以爲今之郡縣長師之官最關生性人命用在百里之父
毋莫如縣宰君乎千里之毋父莫如刺史列城之父毋莫
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中康三得之必大康
矣陛下雖不在疑毆天下之人洽於理平終亦無由誠不在
多惟慎此三官而矣已臣又聞書曰爵罔及惡德春秋傳

曰官之失德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不納邪夫偏聽獨任
牽於左右所自邪也小言大祿制度失中所自邪也驕淫
奢縱舉動嗜欲所自邪也錦文殊玉淫泆充斥所自邪也
教令察視壅遏不宣所自邪也培克聚斂億度於上所自
邪也依阿來同經而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繳縛弊歸於下
所自邪也坐躋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微
臣之志也伏惟審察之伏惟審念之臣伏以聖策 臣終
而究旨屬篇之說者臣國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
仰眷問偃薄無所震其心孰知不免寧不自勝攀墾之至
一震作其心胸知不謹對
克不寧勝攀墾之至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元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問皇帝若曰蓋聞古登科記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
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

以聞道登科記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

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

武登科記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

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至也子大夫將可以匡逮登科記

而致之乎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

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

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

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集作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

無登科記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繆蓋豈無根源爰自近

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佺

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尊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

以補維網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登科記洽平而

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登科記農者無以免難食學者無

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

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

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

失乎佇聞嘉無或隱諱周之德受田有經制漢之法自力

登科記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壟登科記流無依率

是編戶本為登科記交易焉得貪三字集富以補貧將欲因循

是日文粹作豈重損多而益寡一作酌於中道其術何如取人唯

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

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

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文粹於良規何

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性徵於前

訓而可登科記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

對策

皇甫湜

對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我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爲虛策乎將以求其實効乎以爲虛策則後之摯紳者觀書於太史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急賢如此徵賢良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爲名矣若以得人爲務杜稷之計爲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溥集作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諛集作聘問先之以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自心盡其所懷况乎坐之堦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該文粹又鬱而不得發強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爲餘煩又擯而不得以進文粹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

粗竭愚瞽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一作異日之間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幸甚制策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啓諫以聞道集作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必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集作經文武以武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至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集作建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乎如此集作切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爲已之累而不以位爲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爲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集作賤及微士集作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

神知化之盛德也。我以此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制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踐集作前盛之明禮集作禮。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物貳，昭諫而必行，屏近習之邪集作織，倭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頸集作技負之明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必有知法集作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坐集作出使足以盡情，偽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日與公大夫卿講論政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于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諉焉。濟濟之士，爲之股肱，赴赴武夫，爲之爪牙。茲所求有天下也。以今宰相之進見，亦集作自數侍從之臣，皆失職百執事，來有其集作奉朝請而集作以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爲陛下出納喉舌

者爲誰乎？爲陛下爪牙者爲誰乎？日夕侍起居，從燕遊集作

豫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

得而接，爪牙不足以逾其何獻替之有三句集作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之爪牙不足

以衛其危甚矣美夫褻狎集作裔夷，虧殘之微福集作偏，險之徒阜，隸之職

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

乎？此真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者文粹也。誠

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

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進之。

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嗣，可採者必行，有犯者

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惣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

乎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

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策制曰

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章，明莫不

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集作媿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爲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已集作似正軌度其流集作信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其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恕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實事不符此其所以有其意而無其効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爲致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沉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佛宥之慮所以忠直常踈也

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媿集作媿常不脩也欲禁人爲非而法則集作制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繆盭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効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條駉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網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洽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難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其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條駉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集作言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集作慎賞罰不濫集作在條駉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

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集作起功天下

逃惡而趨善遠罪而趨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

舜之所以莅集作利天下也夫賞罪皆集作者報也賞之失稱

罰之不當各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

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於國集作州郡通於輿臺將師

之臣借緋紫而集作於使令定官位集作負而奏請名器集作輕於

土芥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

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上集作夫于朝者

未聞有一屈人而訴于王集作闕者豈天下長吏盡如臯陶哉

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恕則傳殺居

常則臆斷人過且知其所避三句集作所恕則專殺為常臆斷則自生愚意且欲人知所避而

能自達不其難乎况賦殺之不怕衣食之不足尚不爭懼

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不沮也賞人之不勸

罰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惠姦貸法而

已又何為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

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

僭濫不作留庶而教之川文粹作審人而赦之則廉耻自生如是則無

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僇後而

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長吏或壅而未盡承故也

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

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

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土執輕而仰給兵橫行

而厚祿僧道無為取資勞苦頓悴終歲乏絕集作吃濱於死而

為農者亦愚且火矣况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

橫賦隨長吏自為之政乎暮困工商老釋之邪未去此十字未詳而

集本作若均工商老釋之勞逸是均輕田野布帛之征稅禁集作蠲橫暴之賦減

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再為陛下精言之夫賤瑰集作珍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憇憇川文粹作憇然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厚集作厚人之居集作屈而可行集作不可蠲徭役集作蠲復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此生集作此二字就其功則莫減而練之也今之將帥勝任而勉兵者亦寡矣怙衆以固權位行貨集作賄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教訓以時服習其士集作事乎今若時智勅使之教閱簡拳勇秀出之材斥集作去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沒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分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衆之虛

曷若寡之實乎一則以疆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清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繇薄集作蕩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集作不四三年則集作而家給而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歛自均至理霽平矣尚和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振儒風而微言尚集作猶鬱者蓋其所以集作由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集作除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集作二字實有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官集作臣溢集作備負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偷合苟求集作容持祿養交為親戚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斂計數一有之不移三字為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為功習以為常漸以成俗標異而圭角者悔恪旋

及和光而混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集勞聰明如此之切
至理何益矣集作將何益焉伏請下明詔爲畫一之法使居是官理
是人職集作奉是法者必有名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發最
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
事之績將褒揚紀述不暇矣陛下備衆官之以序賢後而
乏材之歎未輟於終食者猶奉集作曲上者遷太之亟居下
者刻之太深故也古奉取人也拔十得五猶以爲多也曲
輪直桶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幽昧者凡陋
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
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拙而寡能冠蓋之懼族則以
爲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爲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搜集作換
之彌深集作細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
是哉才能如積鬱抑居集作在下一朝闕輔集作將相之職鄉

士集作無字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
循環其所已用者遞遷居上者不知擢根無聞聲績或一
時集作起拜或再歲九集作四遷是以位高當能也集作以是爲適當然耳
是仕進之門常闔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奢者五六人
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
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
是耳伏惟陛下集作曲勅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禮
部吏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
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集作罰以懲渝集作諭
濫則周之以寧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有於聖
朝乎陛下謂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
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
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集作令節文周備纖悉又空文虛聲

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集作聖德不

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集作何

為也夫將直其技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

朝廷之號令有朝令集作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昔

朝集作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源以清

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

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

之力集作名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集作庸無依

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貪集作奪富以捕貧將欲因循

是曰集作壹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

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

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

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楨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

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實集作寬得以聞一吏

之犯得以誅由此致也是政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

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吏川文粹作防而事為川文粹作制乎其與

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集作人苟失職徒易其制處

更集作其業擾人歛怨四字川文粹作是擾人而已矣集作耳制策曰取人唯其行

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

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集作必

資考為程準而更有條貫適變矯枉渴集作合於良規

者今之取士以文學集作字記讀為法其素履集作實行則

無門而知使由文學集作字而進者往往犯姦賊集作賊為梟

獍此誠甚弊也軋元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

從集作從伏請勅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

著籍置鄉校縣學州痒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

外之縣自縣外之州自州外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集作養長

于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

其壯老發言舉足云為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

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審集作若資考

之集作以限其章句之庸才資廢之常調者宜仍舊貫四字

舉其賞必行集無行字賢能之士則皆皆作集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

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性徵於前訓而

可集作有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

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為害集無害字無差月令則六

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懷生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

此而不務殺胎毀卵傷仁撓和而使諸集作奉夷之法以正

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蕃物產而祈福祐斯亦誣誣集作無謂

矣伏惟陛下動遵月令垂集作前訓可據之文也事稽時禁

當代易從之道也施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恒則帝皇之美

遠想於今日矣臣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

第十四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二道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寶曆元年

問皇帝若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綜紹寧之業寅畏
兢翼亦免荒墜請諸侯也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
內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人之意
未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
今也於至道濟兆人於大和子夫大皆蘊器應薦憤憤俳
俳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夫禮樂刑政
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
時節地財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

約也將務乎愧心格耻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
四人混處遷於異一作費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
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
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賚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漢高
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邴魏朕觀其書察焉盡在我國
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
觀其書則拔群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
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爲史官詞志不
能久於其事詔令作其事業歟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情供億至衆
而財官是空官無闕負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
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無泛無略無游說無隱情以
副虛求朕將親覽

對策

舒元褒 第三人

對臣久訝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
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臣
因靜索其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
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邪直人事而已矣臣常
痛之願抱血誠而寫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聞達
所以卒歲於悒如抱沉痾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能
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爲霜露所薄而無犬馬之疾得遭遇
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徵夫賢良方正之士而陛
下虚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下盡
能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懼道疑願就湯獲之
誅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元元倒懸之急也亦
不枝蔓主爵皆之疑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
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

殊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於至道濟兆人於大和子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夕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揚雄有希顏之言顏淵有慕舜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道其耶其人也今陛下蘊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於咳唾生死繫於喜怒其力與天地爭一作同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塞乎四海一作真也今賜策曰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下其由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棟疑以視憂天下之憂

得元清之患該盡其句

樂天下之樂未嘗在一物以私其功也三代之後亦求其理之門何者是失以功親方此道苟失在未嘗思天下之苦既不去其苦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其日殺不輟死謂之患生於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徧於輿臺威福生於左右刑罰不中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願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其爲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飢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觀貢賦思黎甿耕織之勞若居宮殿思採伐

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於至道濟兆人於大和子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楊雄有希顏之言顏淵有慕舜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道其耶其人也今陛下蘊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於咳唾生死繫於喜怒其力與天地爭一作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塞乎四海一作也今賜策曰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下其由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棟疑以視憂天下之憂

樂天下之樂未嘗在一物以私其功也三代之後亦求其理之門何者是失以功親方此道苟失在未嘗思天下之苦既不去其苦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其日殺不辜蓋以天下之力已困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死溝壑之患生於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徧於輿臺威福生於左右刑罰不中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願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其爲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飢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觀貢賦思黎甿耕織之勞苦居宮殿思採伐

之勤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恨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華無存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於三代矣况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於至道濟兆人於大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財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媿心格耻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樂禮樂明則君臣父子長幼賢愚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

之慶感於上此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僭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財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天下之心樂天下之心樂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鳳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固非謂乎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爲貴則可以阜天時而節地財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者治疑於無刑政者治疑於無政蓋明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者則亂刑設而不貸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邪冗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疑於任情好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爲理也况今人人自憚強禦欲其愧心格耻

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游無賴之人不修本業輸貨推酤爲求微利一入此軍有張影附勢憑託符籍恣行兇頑執憲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軍之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杜鼠之難耳此實由陛下刑政不行於穀下况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關戶牖征徭推稅不本制條刑罪重輕率於冒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地况其遠者乎伏惟陛下明於用刑則可以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格耻乎率力爲政則可以期於無政矣豈止於設防銷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耻具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遷於異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

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指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賚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而遷今士之爲儒非欲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踈諒也農人之業作不固而多指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食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棄朴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賚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黜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情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絕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節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然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祿使稍優寬農之人稅使加薄酬工人之傭使當直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復敢有

爲異物所遷者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
蕭曹孝宣之興稱邴魏朕觀其書察焉盡在我國家之盛
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
則拔群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
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者臣聞元首以輔弼興
理自古者王期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漢
高資蕭曹孝宣憑邴魏一則以創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
得而知也漢祖起於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久
蕭曹匡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起於人間
霍光歿後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
者之佐弊政尤多邴魏乘弊之餘以竭股肱之任卒政中
興所以覺其輔佐勞也我太宗玄宗蘊明聖之姿海內從
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代皆盡啓沃之力咸有匡輔之

道然主聖臣賢君臣道合且以貞觀開元與漢時功臣有
異然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冊陛下以拔群絕類之不相
遠者則臣嚮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而稱
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
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贍必有
其旨何以辨之毋泛毋略毋游說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
親覽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勞之至也徵臣敢有
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
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
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者在百姓
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者疑作皆取之於厚地厚地之
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墾闢之不惰不可
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取斧斤之利

此耕夫十去其二也後宮羅紈鉛紅一作錦綺者數千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圓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鷹犬之多皆使廝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與御育甚如人此耕夫去十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鍍其美成玉或犀瑋瑁大具明珠齒革羽毛窮奇極異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迴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二也有假於浮屠削髮惑衆而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二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辨爲先急徵其租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二也此數者乃用生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

能慕采椽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姦吏賦歛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姓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殯殮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傳復生爲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負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非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考歟今自三事及群有司皆有其官有其官祿考成在餘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遷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內外各用其人爲理而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負將何用哉其疑作甚失文王以寧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効者則升之無其効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負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

屢降而鰥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爲壅遏其恩者耶竊
見今主守一作守土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剝生人膏
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之進富貴疑陛下恩澤於
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
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
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
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不足必重斂於人以
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旣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
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榷酤重疊籠稅託
爲進秦般次相連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棄
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澤德澤終不流則
鰥弱從何而贍陛下聞之得不爲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
竊料陛下疑不忍聞也陛下儻察臣之特迴聖意請一爲

思之勅有司薄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姦臣非法之誅求減
鹽鐵榷酤之繁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
而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
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察
而行之術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
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即位已來嘗日
旰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慄進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旣
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轉時之對則萬機之
重其闕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隔則堂上之遠豈止
於千里哉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
雖曰徵賢良爲直諫又何益於理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攬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
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

為此也况今大弊未去其可忽之耶臣所為疑作大弊者

在法吏之侮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

一作高權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徧於頑駑恣行

威福苛虐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天下

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

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諛佞進忠賢早朝而晏退時引

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群有司皆使更直列侍

而親決萬機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時術也伏惟

陛下留神獨聽無惑於左右則四海九州之幸甚微臣敢

愛一身之死而不無直乎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長慶元年 策問見沈亞之集

問皇帝若曰蓋聞禹舜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

多歷年所夫經盛聖之慮豈有遺登科記哉然猶好問察

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沈亞之集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况朕

長於深宮涉道日淺繼後篇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蒸人

集作黎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者躬未

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輔後篇集本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

蓄沃予虛懷極意正登作記詞勿有隱諱集作所隱昔王政之

興後篇作昔王者之政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强我國家提

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後篇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

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家無蓋藏公闕儲蓄集作時後

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植後

集作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後篇作考固已揣

摩必窮集作究利病明徵末後篇失之漸具一作陳興盛詔

復作之暮且文武兼學登行孝以成功後篇士農迭居以農

業故家給足以戀文粹本才周可後篇以應時近古各循

一作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登科記作難以

並作去秩集作無守輕為惰游指明共貫之方登科記

訖合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矣斯遠

將修睦勸義集作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人心則益偽

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

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材非

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一作有後乖方宜陳取捨之端

用明後篇真偽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至而

可獲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此策問四百九十二卷重出今已削去

對策

龐嚴

對臣言臣少從師學講誠論載籍為皇為帝為王為霸之
所行理亂興衰之所起迨壯歲而以身處窮賤又得農桑工

賈之利病人情風俗之厚薄思願一發於明天子之前鬱

抑于中無因自致乃月正日陛下有事于南郊迴御丹鳳

樓赦天下臣與萬姓咸觀列在大達之南祥風北來時聆

德音俾聞有直言極諫之召弘自快喜德進所志一作志

於今日也今蒙陛下親策於赤墀之下懼所以燭理未究

省躬未明乃使臣極意正詞勿有隱諱微臣其敢不直不

極而有闕陋哉臣生三十年實沐唐化根無以自効於日

月之下乃逢昌運獲進狂言願增天高以益地厚懇迫激

切不知所裁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昔王政之興必臻於

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強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

兼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

訛家無蓋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

繼前代豈率土生植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固

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具陳興盛之暮臣聞以
道化者皇以德教者帝以禮樂刑政理者王夫以處天下
之尊舉四海之力爲皇爲帝爲王爲霸之一也猶及霸掌
之易而况人之誠僞時之厚薄必由上而下者乎帝王之
道高不降于天厚不取於地遠不致於四夷師友輔弼而
已矣師友輔弼豈又他求哉賢哲忠智而已矣是以古之
聖帝明王念天地之無全功也不自尊赫佈日月其之有
薄蝕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賢哲置諸左右然後德尊而益
至臣日獻其謨君日行之臣日聞其過君日改之其始也
一善出於臣其終也百善歸於君以爲皇者師爲帝者友
卒未聞師聖於皇而有明於帝後所之王者其或不然臣
有所獻或慮乎美歸於下是以言有所不聽臣有所替或
慮乎惡彰於已是以過有所不去然則曰諫我之曲彼必正

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飲醫工之藥而醫工未必免病也
飲其藥者或有効焉必待其筋力異於人顏色殊於衆而
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得不爲深乎今陛下邁帝皇之聖
輔弼有師友之賢所謂聖賢相逢而上古之理可得而致
猶獻乎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則憂理不及於三王德不超
於五帝其致之哉誠有道焉臣願陛下詳視典圖舜禹所
以待堯契者何如哉殷之成湯周之文武所以臣伊呂周
邵者何如哉貞觀所以任房杜者何如哉開元所以用姚
宋者何如哉其所以致堯舜成湯文武文名貞觀開元之
理如何也今陛下自即位已來舜禹之心已刑於四海矣
陛下尊敬師傳拔用忠賢謫棄姦貪散發滯積皆舜禹之
心也臣願陛下尊敬之不廢其道拔用之不廢其言謫棄
之今又復之散發之今又飲之夏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陛下能終之又何憂蓋藏不贍於下人儲蓄有關於公府
鑄鋒鏑卒乘之數可減於後時薄賦節用貨幣之資可
益於前代末失之漸莫甚於賢不任而政不修興盛之暮
莫先於復開元而理貞觀則三代之康泰可趨足而致彼
五霸富強之術安足爲陛下道哉制策曰且文武兼學以
成功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
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
無守輕爲惰據指明共貫之方訢合二途之利者臣以爲
文武之道雖不同士農之業雖各異而要歸於修其職業
而濟於時也今之所謂文者何哉采而已於謂文武者何
哉騎射而已欲求兼學其可得乎經緯古今文之業也用
之於武武之德也禁暴戢兵武之業也用之於文文之輔
也不修其本而事本其末欲求其備其可得乎今苟各視其

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濟天下之務矣是以仲尼有四科以
廣其道漢高有三傑以成其功所以求備於人故能創業
於前代垂教於無窮者也士農迭居以豐業今所以輕爲
惰游者國家自幽薊兵興人無土着士者農者遷徙不常
慕政化則來苦苛暴則去祿有厚薄在桑土不均則知去
秩者無守不爲惰游者何所歸乎陛下端心克已於上任
賢用能於下則文武各得任士農各安其業矣寧其慮家
有不給才有不周之患乎制策曰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
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
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情敷詳忠
厚之道陛下以修睦勸義爲念而以難知益僞爲慮豈耳
目之臣未盡得賢乎何憂歎之深也自中代已降淳朴旣
漓賢不肖渾淆莫能兩辨臣以爲天下之士統而計之善

而不可以爲不善者十一二焉惡而不可與爲善者十一
二焉其間六七之多率中人也法令修明則強人者也懲
勸不精貪冒賊者也必在上有所施爲而在下有所承
流者乎且陛下左右惟賢所進惟賢則四目明四聰達不
難矣陛下左右非賢所進非賢則僞行堅僞言辨心益
僞矣今陛下必擇忠賢居之左右以爲耳目以爲腹心矣
任忠賢所進者後何疑乎誠若是則管夷吾鮑叔牙夾進
之不爲比邾奚邾午父舉之不爲私臣在陛下有所
任之而已矣制策曰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
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諧理而行則乖方
宜陳取捨之端用明彰一作真僞之辨者陛下清問及此非
念切求賢取士之道乎夫求賢爲士疑以備官也設官所以
分理衆務也夫得一尺之材將鄣以用之必使匠者有一

塊之土將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今陛下選人於仁天下之
人皆歸仁矣選人於義天下之人皆歸於義矣夫理天下
者必以仁與義矣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憫默低柔進人
不以義而因循持疑言有不符於行才有不足於用矣陛
下雖欲精五事五事何術而精雖欲法九徵九徵焉得而
法若是求衆務之理者是以材與陶以土與匠而求器用
之得也不亦難乎今朝廷開取士之門不爲不廣其中選
擇精詳望爲俊彥者通於進士中外之重擢清秩選於是
者十八九誠有才有器亦盡萃其中然而所採者浮華之
名所習者雕蟲之伎是以主教化者不道皇王之術官牧
守者不知疾病之源豈其有任事之才而無任事之智乎
蓋藝非而職異也臣聞古者有豢龍之官夫龍神而不測
其變化無所能節其嗜欲察其動息擾而制之無所不

得者蓋代襲其官述修其業也楚人之操舟冀人之乘馬
豈盡性哉必習而善矣今縱未能大更其事苟明殿最考
績之科驅天下之人於修効飾行之地儼如其任某官著
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冤必擢而遷之又能著某行立
某事舉某善雪某冤又擢而遷之蔑然無聞不待罪而黜
之則下無弊善黨惡之情矣下無弊善黨惡之情則賢者
不進於朝廷復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不稱者乎制
策曰彙朝廷於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
後言朕所不取者臣陳帝王之道於前矣陛下又垂問以
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豈不欲濟人於善道補政之闕遺哉
臣又陳取士任賢之道矣陛下誠能任賢於上待人於下
朝廷豈有闕而不修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備繁細之
事以干聰明者矣夫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壽使

人遷善使人無犯服四夷於荒外正百事於朝廷夫欲人
之富莫若厚耕殖欲人之壽莫若和陰陽欲人遷善莫若
明勸賞欲人無犯莫若慎刑罰服四夷莫若修文德正
百任事莫若任忠賢忠賢不任雖日親衆務百事其得而
正文德不修雖日致干戈四夷其得而服刑罰不慎雖日殺
千人姦盜其得而止勸賞未明雖日爵千人禮義其得而
修寬濫未盡雪陰陽莫得而和浮華未盡去耕殖莫得而
厚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抑臣又聞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陛下懼化之未光懼德之未洽懼一物之失
所懼衆政之有乖訪遺闕於下臣張條目於清問凡前強
對者莫不備陳所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如何臣
又以天下之事小大萬端陛下深居九重廣有四海安得
勞心神於思慮之外極聖明於視聽之表臣願陛下爲一

事必師於古行一道必法於天明日月之光正星辰之位
除雨露之澤持雷霆之威內得夔龍掌萬機之要外選方
邵視百事之成利於上者必慮於害人擇疑作於志者必
求諸非道則天下之望微者之志塞矣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